

第一章

深秋，星期五，台北城的夜显得碧丽辉煌。

时针才指着十点钟，夜未深沉，许多渴望的心正在骚动，仿佛不到明日黎明无法平息。

雨丝斜斜地从天空落下，在天母一处高级住宅区中，一辆计程车在某大楼前停下，一位身形苗条的女子下了车，卷起一把淡蓝色的雨伞。

她脸上戴着墨镜，穿着保守，举止端庄，虽然有些想遮掩自己的模样，但在这红男绿女、纸醉金迷的城里，只能算是极平凡的一幅画面，未曾引起任何一个过路人的注意。

她付了车钱，拿出钥匙打开大门，从容的走进大楼里。

“叮！”电梯到达十三楼时响了一声，门开了，她走出四周镶着镜面的电梯，走进这层楼唯一的一道大门。

黑色的大门里，是一处装潢精致的住所，占地约七十坪，一切显得洁净而优雅，却闻不出什么人味，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主人并不常在这儿，金钱能使得它保持最佳的状态，随时欢迎主人的归来。

女子循着熟悉的路线，直接走进主卧室，放下手套、皮包和墨镜，却是很整齐地放在桌上，显然她不是这屋子的主人，只是个过客。

她走到宽大的浴室慢慢脱下身上的衣物，以最仔细，最谨慎的方式洗了一个澡，洗完后，还不忘将浴室清理一番，仿佛刚才根本没有人在这里沐浴过。

当她擦着头发走出浴室，时针已经走到十一点了，她很自然地打开左边的衣柜；一整排都是女人的睡衣，她换上其中一件白色的，然后在床沿坐下。

“唉！”她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感觉无比沉重。

今晚，他又迟归了。

是不是就像报纸上说的，他就快要和那位千金大小姐结婚了？所以他最近才会特别忙？那么，是不是不久以后，她就不必每周五都到这里来了？或许……就在今晚，他会对她说出那句话……要让这一切结束的话？不，不能！她对自己摇摇头，她绝对不能让他有这个机会！

等他回来以后，要“先”说那句话，她要“先”做个了断，她不希望自己是被抛弃的一方，这一次，她一定要提起勇气……想着想着，想得头都有些昏昏沉沉的。终于，她躺到枕头上，闭起眼睛，缓缓沉入梦乡。

梦中，她却没有梦到她先说再见的情景，反而梦到了遥远遥远的九年前，那时她才十八岁，而且是第一次见到他……

台湾大学的校园长廊上，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五。

“雨蓉，你一定要跟我去啦！我求求你，就算是救救我吧！不然的话，我就不跟你好了，我们三年的交情到此为止喔！”周淑娟拉着好友的手，又是撒娇又是威吓的说。

从半个小时以前，周淑娟就一直缠着赵雨蓉，让她不禁皱起了秀气的眉头，“我对摄影一点都不懂。

“我也不懂啊！”周淑娟说得大言不惭，“不过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又不是真的想学摄影，人家只是想去看看那个毕学长嘛！他都已经四年级了，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，以后可不一定看得到耶？”雨蓉看着她最要好的朋友，有时，她还真不懂她们怎么会变成朋友的。

两人个性迥异，高中都同班了三年，今年从杨梅高中毕业后，又一起考上台湾的第一学府，虽然考取不同科系，不过，总是互相照应，互相帮忙，但现在要她跟着去看一个陌生男子……这实在不是她一贯的作风。

“我不想参加任何社团；”她为难地找着借口。

“谁要你参加社团啦？我也没要算参加啊！只不过想去看看那个风云人物嘛！，我听我们班的同学说过，那个学长简直是万人迷耶！他呀！不只长得又高又帅，而且才华洋溢，家里又有钱得要命，以后可是要继承千万家产的呢！”尽管已满十八岁了，但她却没有一般少女应有的绮思梦想，因为她早就看够了母亲那些来往的男人！自从她父亲三年前去世后，在她家进出的男人们，没有一个是良心。有责任感的，这足以让她对男人的幻想完全消失殆尽。

周淑娟看雨蓉的脸色还是不太愿意，只好使出致命绝招，那就是硬挤出为数不多的泪水，装作泪眼汪汪的模样说：“雨蓉，我们可是好姐妹呢……难道你忍心看我一个人孤单地走进摄影社？然后，在所有人的注目之下说……我想参观一下贵社的帅哥吗？你……你不会对我这么忍心吧？”雨蓉看她说得可怜兮兮的，虽然知道真实性不高，但又难以狠心拒绝。

“走啦！我求你，别这么狠心嘛！下次你要相亲，或是结婚的话，我绝对会二话不说就去陪你的！不管你是要我作侦探，还是伴娘，女佣还是媒婆，我都不会有怨言的！”周淑娟一边甜言蜜语的死缠烂打，一边东拉西扯把雨蓉拖到了社团办公大楼前。

雨蓉拿她没办法，就这样半推半就地走到了摄影社大门口。

“到了！等等，我先整理仪容一下！”周淑娟开心地摸摸自己俏丽的短发；脸上浮现兴奋的红晕。

雨蓉看着好友快乐的样子，心里也有一些安慰，至少她还可以让淑娟快乐。

周淑娟敲过了门，没想到一打开进去，却看见人山人海，几乎清一色全都是女孩子，而且围成一个小圈圈，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。这……这跟周淑娟刚才想像的情景，根本是天壤之别嘛！摄影社不是男生最多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却像是家政社一样，挤满了软语娇笑的女生？“嗨！你们是来报名的吗？我是摄影社的活动部长。”一位戴着眼镜，长相斯文的男孩向她们走来，他看起来有种让人安心的特质。

“呃……我们想先了解看看。”周淑娟有些心慌地说。

“再不报名的话，就没有名额了喔！你们看有这么多新进社员，等会儿就没有你们的份了。”那男孩亲切地说。

“噢！那我们立刻报名！”周淑娟立刻就慌了，她可不想连一个接触名人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“淑娟……”雨蓉立刻要抗议，但却在周淑娟哀求的眼神下软化了。

算了，她在心中叹口气想，反正报名以后，不要参加活动就是了，为

了好友的心愿，这点小事好又何必计较？于是，两人就在那位学长的指导之下，填好了报名表格。

“太好了，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摄影社的一份子了，我叫做曾明辉，是本社的活动部长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！”那男孩露出爽朗的笑。

周淑娟只想问哪一位是毕维麟，但又不好意思就这么直接开口。

就在闹哄哄的情况下，几个声音突然传来，“人都到齐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请社长来说几句话吧！”“各位，让我们以热烈的鼓掌欢迎！”大家都纷纷拍起手来，期待的眼光投向讲台处，但是赵雨蓉对此毫不关心，反正她本来就不是来看什么名人的，于是，她默默地走到书架旁，就站在周淑娟的背后，随手拿起一本摄影集来翻阅。

那群女孩们分散开来，一名高大的男子走到请台上，视线扫过众人，天生领导者的气势让空气都安静了下来。

“各位好，我是毕维麟，上一届社长。”他以低沉稳重的声音说道。

所有女孩眼里都露出崇拜的光芒，只除了正专注于摄影集的赵雨蓉。

“在这儿我只想说几句话，真的想学摄影的可以留下，为了其他目的的最好立刻离开，因为你们将会发现，这里不是好混的，更不是卖弄风情的地方。”毕维麟这话说得又直又利，让一些女孩都红了脸，包括周淑娟。

众人隐隐骚动起来，开始有人心意动摇了。

“以后我不会常在社团里，只会负责指导一些摄影课程，你们可以从我身上得到的，除了摄影，再也没有别的。”毕维麟心高气傲，丝毫不在意这样会气走多少女社员，其他人也不敢有所抗议，因为毕维麟每年都是这样发表谈话的，而这的确也是一种先行淘汰的方法。

“我说完了，就是这样。”他潇洒地一点头，掌声立刻响起，还包括女生们的心碎叹息。

“雨蓉，你在做什么？毕维麟学长说完了耶！快拍手啊！”周淑娟一脸雀跃，赶紧推推好友的肩膀。

雨蓉从书本中抬起头，恍惚之间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听到四周嘈杂的鼓噪声。然后，她看见了，看见讲台上一个器宇轩昂的男子，像个真正的国王一样，接受臣子们的崇拜和敬仰。然而，他却以冷冷的眼光望向她这里，她毕生从未见过那么沉、那么深的眼光，不禁让她打了一个寒颤。

多奇怪的人，多莫名的态度，雨蓉直觉自己不喜欢，她绝不会喜欢有这种眼神的人。

周淑娟却兴奋地说：“哇！毕维麟学长好像在看我们这边耶！真幸运！”雨蓉没有回答，随意翻了翻书本，极为巧合地，却发现有一幅得奖的风景照片，下面写着三个字：毕维麟。看来，他似乎很伟大，不过，那不会关她什么的，不是吗？满室的嘈杂中，毕维麟一直凝视着一个安静的女孩。

她一进来就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只因为她对他的不在意。印象中，所有的女孩都停不了口，一张嘴成天吱吱喳喳的，就像他的继母和姊姊们一样，从来不让他的耳根子清静，也因此，他对这个不说话的女孩更加好奇。当他站上讲台时，又发现了另一点不可思议的地方，那就是她竟然不看她！他很明白自己的条件之优秀，总是引得女孩子自动投怀送抱，或频频暗示好感，他也早就习惯众人的注目。

但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女孩，不言不语也就罢了，居然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仿佛手上那本书还比他更有吸引力似的！

从头到尾，她只在旁人的提醒下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露出一副不感兴趣的表情，然后又低头专注在书本上。

该死！她以为她是谁？没有人可以这样忽视他的！

她那冷淡的神情让毕维麟既不悦又心烦、从讲台走下来之后，他立刻问起活动部长曾明辉，“那女孩是谁？”曾明辉左望右看了一下，“老天，这办公室里起码有五、六十个，你在说哪个啊？”“书架旁，低头看书的那个。”“哦！我看见了！”曾明辉点点头说：“她们两个是刚刚来报名的新生，说话的那个叫周淑娟，是心理系的，看书的那个叫做赵雨蓉，是教育系的。”“赵雨蓉……”毕维麟在口中呢喃念着这个名字。

“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难得毕维麟会问起某个特定的女孩呢！曾明辉不禁有点诧异和好奇。

毕维麟摇摇头，“没有。”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她安静得很与众不同，只是她竟然不把目光放到他身上，只是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问题……因为……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
新学期新气象，摄影社举办的第一次迎新活动，周淑娟当然是报名参加了，而且也替赵雨蓉报了名。

“淑娟，我说过我不会去参加活动的。”雨蓉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就拒绝了。

这时，刚好是大一国文课下课以后，周淑娟将雨蓉拉到教室后面商谈，“别这样嘛！

这个周末你又没事，为什么不跟我去游山玩水呢？”“我宁可在宿舍念书。”“念什么书啊？现在又不用考联考，你就稍微放松一点嘛？”周淑娟劝道。

“反正我不去，你替我推掉。”“你到底在拗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大学生活耶！为什么不好好玩一玩呢？我知道你对摄影没什么兴趣，但我们是去看看山、看看水，这总也可以吧！”周淑娟实在搞不懂雨蓉心里在想什么。

玩？雨蓉完全没有这种心情，她觉得自己现在像个入定的老僧，一点也不心动。昨晚打电话回杨梅老家，她母亲潘丽影又传来哭泣的声音，原因无他，自然又是被男人欺骗了。

骗钱、骗财、骗利也就算了，骗情却是最无可原谅，也最无可弥补的。

周淑娟不知好友的心事，仍然劝说：“好不好啦？我以后不会再勉强你了，只要这次跟我去就行了，我拜托你嘛！”雨蓉任周淑娟在她耳边游说，不置可否。

这时，曾明辉却突然走进教室，“咦！真巧，你们也在这儿？”“啊！学长好！我们刚刚下课，等会儿你们要在这儿上课吗？”周淑娟立即绽开笑颜说。

“是啊！怎么样？你们两个都会去迎新活动吧？”“当然啦！我怎么可能不去呢？”周淑娟早就打听好了，因为这次毕维麟也会跟着去做指导呢！

“那雨蓉去不去呢？”曾明辉又问。

雨蓉皱起眉头，她讨厌人爱叫她叫得那么亲热，况且，她跟他又不熟。

“再说吧！”雨蓉不想当场让周淑娟下不了台。

“你一定要去啊！这活动很难得呢！”曾明辉忙道。已经有不少男社员告诉他，想要借此机会接近这两位可爱清秀的学妹了。

雨蓉懒得再说什么，转头对周淑娟说：“淑娟，我先走了。”雨蓉低着头要走出教室，却无意间撞上了正要进来的人，两人差点跌成一团，幸亏一双有力的手及时握住她的肩膀，才让她免于跌倒。好大的手，似乎可以捏碎她的肩膀。

雨蓉被撞得头晕了一下，小手不自觉地贴在对方胸前，当她想推开这过于亲近的陌生人时，立刻感觉到对方的体温从手心中传来，好热，仿佛要烫伤了她的手指。

“抱歉，”她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眼熟的人，但她已忘了他的名字。

“毕维麟学长！”周淑娟立刻尖叫声。

雨蓉退了几步，噢！对了，他就是那个有名的前任社长，她还记得自己不喜欢他。

毕维麟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只是点了个头。

“学长，这次活动你也会去对不对？你要指导我们对不对？”周淑娟问的问题其实早就都有了答案，她纯粹是想要引起毕维麟的注意。

曾明辉看毕维麟不想开口，便代为回答说：“是啊！所以你们都要去才行嘛！”听了这话，毕维麟却立刻有了反应，抬头望向雨蓉，“赵雨蓉，你不来？”咦！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雨蓉心中感到一阵诧异，却仍然轻轻的点了头。

“为什么？吃不了苦吗？或者你原本就只是打算玩玩而已？”他嘴角笑得似有些嘲讽，像是早就明白她们这些女社员的能耐。

曾明辉和周淑娟都吓了一跳，不晓得毕维麟为何会刻意挑雨蓉的毛病？他是故意挑衅的！雨蓉敏锐地察觉到这点，咬了咬下唇，却还是不愿跟他太针锋相对，“我没必要回答你。”毕维麟冷哼一声，撇撇嘴说：“那天看你翻着摄影集，还以为你多认真呢！原来也不过尔尔。”雨蓉握紧手中的课本，抑住了想打人的冲动，却忍不住把话顶回去，“多谢你的关心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这么引人注目呢？”毕维麟眉毛一挑，这女孩居然敢回他的话？她确实与众不同，不愧是他看上的人！

“你……不过是欲擒故纵吧？我承认这点你倒是挺聪明的。”拜托！这人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！他以为所有的女孩都应该暗恋他吗？或许一百个女孩中，有九十九个会对他崇拜、恋慕，但她赵雨蓉却偏偏会是那不为所动的一个！

雨蓉生平未曾如此恼怒过，脱口便说：“或许我是在欲擒故纵，可惜对象不是你，请你不要会错意了。”好刁的小嘴！明明是那么清纯文静模样，却有一副骄傲的硬骨头！很好，那她就是自找麻烦、自找苦吃了！”毕维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眼中透露出两道寒光，“我可以知道那位比我优秀的对象是谁吗？”“比你优秀？不，一点也不，他只不过比你懂点礼貌而已。”她故意出言相激。

“赵雨蓉！你再给我说一次看看！”他倏地站了起来，高大的身体散发出威胁感，眼光仿佛冬雪般要将人冻伤。

“我说得很清楚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！”雨蓉抬起头，毫不畏惧地瞪视着他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仿佛就快要激起火花了。

周淑娟已经吓坏了，她可不愿看见什么打斗场面出现，立刻抓起雨蓉

的手，“雨蓉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别跟学长吵了，我们上课快迟到了，走吧！”

“是他欺人太甚！”雨蓉还是余气未消。

“迎新时我等你来，如果你还有这个胆子的话！”毕维麟沉声道。“对不起，我们先走了。”周淑娟拉着雨蓉的手，一边道歉一边跑出教室。

然而，毕维麟的话却回荡在雨蓉心里，让她有种不服的情绪浮升。她才不怕他呢！

她会证明给他看的！

教室外，周淑娟担忧地望着好友，这是她第一次看见雨蓉发脾气样子，真把她吓坏了，“雨蓉，别生气了，我们还要去上历史课呢！你消消气好不好？”雨蓉什么话也不说，任由周淑娟拉着她的手往前走，心里非常明白她和毕维麟这个梁子是结定了！第一次见到他她就觉得他讨厌了，第二次相遇更是火上加油！

总有一天，他们一定还会有第三次冲突的，但她绝不会认输的！

而教室里，等周淑娟和雨蓉离开以后，曾明辉莫名其妙地看着同班四年的同学，“你是怎么了？这不像平常的你。”以曾明辉的了解，虽然毕维麟对女孩子很少和颜悦色，但最多也只是冷淡相待，却从没看过他这么疾言厉色过，仿佛对方是他的仇人一样。

毕维麟没有回答只是哼了一声。

“你的表情不对劲，该不会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吧？”曾明辉有这种奇妙的预感。

“没事！”毕维麟低吼道，双眼冷然的瞪着前方。

没事吗？不，事情可大了！

第二章

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这个胆子，雨蓉参加了迎新活动。

周五的傍晚，摄影社一行人搭上了游览车，却不见毕维麟的身影，雨蓉忍不住松了一口气，其实她根本就不想见到他，会决定前来，只是一时气愤而已。

但是当夜幕低垂，双层游览车开到马来，停在一栋豪华度假别墅前时，赵丽蓉的轻松却成了诧异。

周淑娟从前面的车厢回来，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“雨蓉，你不要太激动喔！刚才明辉学长跟我说，这度假别墅是毕维麟学长家的耶！”雨蓉不禁皱起眉头，可恶，怎么到哪里都逃不了他的魔掌？周淑娟面有难色地说道：“所以，他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，你等会儿千万别再跟他吵架了。我发誓，以后我再也不敢勉强你跟我做任何事了！”“只要他别惹我就好。”雨蓉倔强地说。

“唉！你这样说，我反倒觉得更恐怖了。”周淑娟只能大摇其头。

毕维麟走出来迎接大家，脸上仍然是没什么表情，他穿着简便的休闲服，却看得出是名牌服饰。

曾明辉对着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又来打扰了。”毕维麟只是点点头，指引大家进到里面，当他看见雨蓉时，也没有多说一句，不过，嘴角却隐隐浮

现一抹讥诮的笑意。又来了，他那种讨厌的微笑！雨蓉第一次有想赏人一巴掌的冲动。

待所有的人一进屋，看见别墅里的豪华景象，不禁都啧啧称奇，赞叹连连，唯有雨蓉站在一边默不作声。别墅里的房间很多，这次来参加的社员共五十名，居然还可以两个人睡一间呢！

“大家赶紧去找自己的房间吧！一个小时以后集合。晚餐时间是七点，千万别迟到了！”曾明辉一边发钥匙一边说。

“太好了！我们俩睡一间耶！”周淑娟拿到了钥匙，兴匆匆地拉起雨蓉去找房间。

雨蓉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她觉得来往他家是一种很别扭的感觉，好像身处在他的地盘上，就会有种不能自由呼吸的拘束。

无论如何，两人还是先到了房间里，各自整理一下行囊。雨蓉坐车坐得头都晕了，因此先进浴室洗了个澡。

周淑娟兴奋地坐不住，隔着浴室门对雨蓉说：“好漂亮的地方喔！我先出去看看，等会儿再回来找你喔！”“好。”雨蓉泡在热水里回答。

过了半小时，她换过衣服，一走出浴室，却赫然发现毕维麟坐在床边，而且房间的门是关上的！雨蓉诧异地睁大眼睛，却不立刻做出反应，只是正在擦头发的手放了下来，手指紧握着毛巾，隐约透露出一丝紧张。

“该吃晚餐了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”他说得像是没什么一样。

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才硬挤出话来，“噢。”既然她听到了，那他可以走了吧？这里虽然是他家，但现在是她所住的房间耶！他以为自己是主人就可以这样擅闯别人的房间吗？幸好她不是只围着一条浴巾就走出来，否则现在只怕她已尖声大叫，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之间是清白的了。

然而，他还是坐在床边，一派悠闲自在，甚至摸了摸床单上的花纹，仿佛这是他自己的卧室一样，又轻松地问：“我特地来通知你，不说一声谢谢？”教她如何说得出口？她可还没忘记他对她的侮辱呢！看着他那不可一世的自大表情，就让她心头泛起一阵厌恶，她从未如此容易动怒过，这全都是他惹起的！

“我不想说。”她转身背对着他，拿起梳子对着镜子机械式地梳整头发。

他起身走到她背后，她从镜子可以看到他脸上高深莫测的表情，直到他走得太过接近时，她立刻全身僵硬紧绷了起来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她的声音里含着惊疑不定。

他突然伸出手，一把拉住她仍微湿的头发，让她不禁疼得抬起头，眼里有恐慌，却有更多的怒气。

“放开你的手！”她不悦的说。

“敢不听我的话，你是第一个！但是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乖乖的听我的话！”他的嘴角浮现残酷的笑。

“休想！”她不顾头发的疼痛，奋力挣脱了他的手，转过身来瞪住他，他那狂妄的模样让她心惊，但是，她绝不愿意流露出一丝退缩。

“所有的人都会听我的话，你也不例外！”“你疯了！”她发觉他是个极端怪异的人，那双眼不是正常人会有的眼或许一开始她就该察觉，此刻才后悔跟他作对似乎是太晚了。

“你要这么说也可以，不过，你还没见识到我真正疯狂的样子。”他浅浅笑，双手插进口袋，有种孤傲自赏的味道。

“我可没兴趣见识。”她哼了一声。

“但有些事的发生却不是你能选择的。”他的话像是某种预言。

雨蓉疑惑地瞪住他，两人对视之际，眼瞬间仿佛即将燃起了火花。

这时，刚好门被打开了，周淑娟回来了，看见毕维麟，当然又是一阵尖叫。

“学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周淑娟显然喜不自胜。

“可以吃饭了。”毕维麟淡淡地说，直接转身走出房间。

只是这么一句话，周淑娟却陶醉其中，望着毕维麟的背影痴痴出神。

雨蓉却是惨白着一张脸，在毕维麟离开房间以后，她的双腿立刻发软无力，颓然坐到了床上，周淑娟转过头，看见雨蓉脸色不对，这才问：“雨蓉，你没事吧？你看起来好像快昏倒了似的！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“没有，我没事，真的。”雨蓉强作镇定，不打算把刚才的事说出来，那只会吓坏了周淑娟而已。而且，即使说出来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她的话吧！终究毕维麟的地位在社里是一高高在上的，每个人都仰慕他，畏惧他，谁能想像得到他还有那样邪恶、怪异的一面呢？“没事就好，走吧！我们去吃饭，我刚刚巡视过整栋别墅，现在快饿昏了呢！”周淑娟开朗地一笑，丝毫没有发觉好友的心中，已经悄悄埋下不安的黑影。

她该死！她竟然那么该死地吸引着他！毕维麟一面咒骂一面走向大厅，想到刚才她那副刚沐浴完的景象，就忍不住狠狠敲墙壁两下！

原本只是想要多讥讽她几句，好挫挫她的傲气，因为在他毕维麟面前，不能有人比他更傲！但是，一看见她梳理秀发时的婉媚风情，他却只有一股想要将她拥进怀中的冲动，当他发现自己有这种冲动时，才会老羞成怒，突然化为拉扯她头发的举动！

可恶，他一定要把这情况扭转过来！他知道多的是女孩会送上门来，只要他有暗示、今晚就会有女孩来敲他房间的门，而他也不是没有这种经验了，他大可把这股欲望彻底发泄掉，反正在黑暗中，所有的女人都一样！

“好，就决定这么做了！”

毕维麟走进大厅、看见所有社员都坐好了，包括坐在角落的雨蓉。

“社长来了，我们开饭吧！”曾明辉宣布道。虽然毕维麟是前任社长，但每个人都还是尊称他为社长，现任的社长是谁仿佛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

晚餐一开始、所有女孩的目光都集中到毕维麟身上，而他今晚也较愿意施舍几句话，因为他要从其中挑选出一位来暖他的床。

“社长，我们明天要上哪儿去拍照啊？”“这些菜真好吃，是毕学长你家的厨师做的吗？”“维麟，你还要不要再来一点热汤？”每个女孩都不约而同的转向毕维麟，拼命想吸引他的注意力。然而，雨蓉却一直没有正眼看过毕维麟，这情况很快的便让男孩们觉得稀奇。

雨蓉本来长得就清秀可人，加上她又不去理会毕维麟，霎时，男孩们都纷纷围到她身边，频频向她献殷勤，有的端咖啡，有的说笑话，有的弹吉他，只为了博得佳人一笑。

于是，宽广的大厅里，女孩们几乎都围着毕维麟而男孩们大多围着雨蓉，形成了相当奇特的景象。

站在中间的曾明辉看得傻了眼，摇了摇头说：“怪了，我还没看过摄影社有这种状况出现呢？是的，这是一个气氛诡异的夜晚。

毕维麟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包围雨蓉的男孩几乎淹没了她的身影，只能

略微听见她细柔的声音，还有偶尔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

可恶，她胆敢在他面前招蜂引蝶，他不会让她好过的！他心里默默做了决定，今晚他要周淑娟。一半是为她相当迷恋他，一半却是因为她是雨蓉的朋友。哼！就来看看谁斗得过谁吧？“我们出去走走。”他直接对周淑娟说。周淑娟受宠若惊，当然立刻点头，其他女孩则发出嫉妒的怨言。

雨蓉看着周淑娟跟毕维麟走出去，心中立即一惊，担忧周淑娟的安危，却又不能就这样跟了去，只好借口说头疼，先回房休息。一回到房里，她坐在窗边苦苦等候，希望周淑娟快些回来，她一定要告诉周淑娟，那个毕维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

终于，在接近十点钟时，周淑娟带着晕陶陶的笑容，像是一只蝴蝶般飞舞着回房了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雨蓉忙问。

“我好得不得了！我告诉你，毕学长找我去他房里聊天，我要先去洗个澡，今晚你就自己先睡吧！我可能很晚才会回来呢！”周淑娟忍不住脸上甜蜜的红晕，笑得眼中泛起无限的娇羞。

“什么？”雨蓉一时还无法消化这个消息。

“我去洗澡了，找可不想让毕学长久等。”周淑娟不再多说，走进了浴室。“淑娟！”雨蓉想要多劝几句，周淑娟却已经打开了莲蓬头，听不见雨蓉的话了。

怎么办？雨蓉心慌地想，毕维麟绝对没安什么好心眼，她一定要阻止这件事，否则她就得亲眼着一场悲剧发生在淑娟身上了！

她只考虑了一分钟，便立刻做出决定，她要直接去找他谈！

“叩叩！”一阵敲门声响起，穿着浴袍的毕维麟打开房门，却看见雨蓉站在那儿。

她那含怒的表情，一点都不像是半夜来敲男人房门该有的样子。

“你确定你没敲错门？”他嘴角扬起冷笑，又是那种让雨蓉看了想打人的微笑。

“我是来找你的。”“可惜我等的不是你，怎么淑娟还没来呢？”他故作张望状。

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会让你伤害淑娟的！”她的音量忍不住提高起来。

“别激动，先进来吧！否则全社的人又要开始传你和我的流言了。”他拉着她的手，让她进到房中，然后又锁上门。

“为什么要锁门？”她用力甩开他的手，他手上传来的温度让她感到不安。

“万一有人闯进来，恐怕以后你的名声就会不太好听了！”他一副绅士口吻，仿佛真的很为她的名誉着想。

她才不相信他会这么好心呢！算了，这不是她来的重点，她一定要先问清楚他的用意！

“你究竟找淑娟做什么？”“这轮得到你来管吗？”他悠闲地走到吧台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

“淑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别捉弄她！”

“她喜欢我，我不过是让她开心点罢了。他啜了一口威士忌，很烈，却很适合他此刻的心情。

“你……你该不会是想对她乱来吧？”她无法不想到这可能性。

他哼了一声，“乱来？那是你的说法，要我来说，不过是两情相悦。”看着他自大的表情，雨蓉怎么样都无法相信他的话，“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！”“是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要拿自己来代替她吗？他这不像是在问句话，反倒像是一种邀请，更像是一种渴求。

看着他眼中赤裸裸的欲望，雨蓉忍不住颤抖起来，这男人实在太邪气了，多跟他相处一秒钟都让她难受！

“你想都别想！我不会让淑娟来找你，更不会让你碰我一根寒毛的！”雨蓉气急转怒，转身要走出房间。

毕维麟却抓住她的手，“想走？没这么简单！”“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尖叫了！”“你不会有机会的。”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，立刻低头堵住她的唇，将酒精灌入她的口中。

从未沾过酒的雨蓉，被这突来的强烈酒精征服了，虽然她努力的想挣脱开他，勉强退后了两步，却发现自己腿软得厉害，几乎无法站好，头也晕得快看不清眼前的景象了。

“你竟然……”这是她第一次喝酒，更是她第一次被吻。

他上前揽住她的腰，让她的娇躯紧贴在他胸前，微扬的嘴角笑得邪气，“是你自投罗网的。”她不敢相信地瞪着他，视线却逐渐模糊，仿佛看见了好几个毕维麟……“让我看看你酒醉的模样吧！一定很有趣。”不等她回答，他就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，继续将酒灌到她嘴中，酒沿着她的唇角流下，他便以舌尖舔净。

“不要……你这恶魔……”雨蓉发出破碎的声音，意识已经缓缓流失，像是沉入了深深的海底，无处施力，无可挣脱，只能一再陷落。

“再喝一口吧！这会让你睡得很甜的。”她无助地想转开头，却让他又捧住了小脸，封住她的唇，徐徐喂入香醇的液体。

“我不要喝了……我头晕……”她真的承受不住这昏眩感啊！

他只是浅笑，拥住了她的娇躯，一口又一口地喂她喝下烈酒，直到她终于闭上眼睛，昏昏沉沉地倒在他怀里。

“你逃不了的，小辣椒……”他的指尖滑过她白嫩的脖子，就像饥渴的吸血鬼一样，有股想咬她一口的冲这时，门口却传来了敲门声，毕维麟先将雨蓉放到床上，以被子盖上，才走到门边，打开一道门缝。

“学长，我来了。”门外站着沐浴后的周淑娟，她还特地喷了香水。

他嘴角紧抿说：“你来晚了。”“呃！为什么？”她已经尽快梳洗了啊！毕维麟让门缝再打开一些，周淑娟便能隐约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，而且那身影是个女孩的，这便已说明了一切。”明白了吧？”周淑娟眼睛泛红，没想到学长竟会这样对她，她的梦全碎了……她没说第二句话，转身就跑，只想跑得远远的，远离背后那场噩梦，却在走廊上意外的撞见了曾明辉。曾明辉猛然被撞上，还好他重心够稳，两人才没有因此跌倒。他的大手握住她的双肩问，“学妹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周淑娟激动得无法言语。

“你哭了？”他发现她脸上晶莹的泪珠，吓了一跳，“谁欺负你了？”周淑娟摇了摇头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看到她潸然落泪的模样，让曾明辉说什

么也放心不下，“别这样，我送你回房去吧！有什么话好好跟我说。”他将周淑娟扶回房间，周淑娟却仍是怎么也说不出口，只是靠在他的肩头上嚤嚤哭泣。

曾明辉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得柔声安抚道：“好吧！你什么也别说，就尽情地哭吧！但是，可别哭坏了身体喔！”听着曾明辉的低声安慰，周淑娟的心才慢慢的平复。最后，曾明辉扶她上床躺好，帮她点了一盏台灯，“要不你先睡一觉吧！醒来以后也许你就会觉得好多了。”“谢谢……学长”。

“别谢我了，我是活动部长，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”曾明辉如往常般亲切地微笑，这是他一贯的处事态度。曾明辉的微笑让周淑娟安心多了，“真的？你可以一直照顾我吗？”她问得迷迷糊糊，像是孩子般无助。就在这一刻，曾明辉却发觉自己对这位学妹有了一种保护、疼惜的感觉，这是他以往都未曾感受过的。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他也不知不觉就回答了。

听见这话，她终于闭上酸涩的眼睛，因哭得累极而睡着了。

曾明辉悄悄离开房间，替她关上了房门，心里有一股甜甜的。淡淡的温暖情绪。而周淑娟始终没发现，那晚雨蓉没有回来过。

“嗯……”躺在床上的人儿发出一阵低吟，毕维麟锁上门，转过身走到床前，发现她并没有醒过来的迹象，显然她只是非常不舒服而已。

他看着她的脸，发了一会呆，还没决定要如何处置她。然后。他的手像是有了自己的意志力，主动解开了她胸前的扣子，一颗又一颗，一件又一件，脱下了她身上所有的束缚。

美，她果然很美！

美丽的躯体他不是没见过，但眼前这一个，却隐含了那样倔强的灵魂，因此格外让他欣赏。

他走开了些，双手合成镜头的姿势，像个摄影师想抓住最美的画面。

这个想法让他楞了一下，转头看着桌上的照相机。是啊！为什么不呢？他本来就是摄影高手。那么就让他来捕捉这美丽的一刻吧！

于是，他拿起照相机，装了一卷又一卷的底片，闪光灯一次又一次的亮起，就这样拍了整整一夜，他终于创造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。

不过，他并不打算让别人看见。她会是他的，他一个人的。从头到脚，完完整整！

他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，他要她成为他的！

翌日清晨，雨蓉在头疼欲裂中醒过来，第一个感觉就是生不如死。她睁开疲倦的双眼，看见清晨的阳光已经洒满室内，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？这里又是哪里？为何如此陌生？她一转头，却看见床边的椅子上，坐着一个黑衣男子，正是毕维麟。

他睡着了，照相机搁在一旁，脸上的神色仿佛很疲倦似的，两道英气

的眉毛在睡梦中也是紧蹙的。她低头看看自己，幸好，她全身都还穿着衣服，就像她昨晚进这房间时一样，或许毕维麟并没有对她做出什么逾矩的事。

但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灌她酒喝？纯粹只是想惩罚她而已吗？害得她现在头晕目眩、恶心想吐，他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简直就像……魔鬼！

她拉开被子，慢慢地走下床，想趁着棚熟睡的时候溜走。

但是双脚一站到地上，她就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好好走路，脚步一滑，反而倒向另一个方向。

“啊！”她轻叫一声，眼看就要倒在毕维麟的身上了。

听到她的轻呼，毕维麟警戒地睁开了双眼，双手反射性抱住了雨蓉，让她跌坐到他的腿上。

“一大早就投怀送抱？”他戏谑地说。

“你……”她双颊一红，“这还不都是你害的！你竟然敢灌我酒，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你的真面目！”他的手指抚过她羞红的面容，“去说吧！说你在我房里过了一晚，说我用嘴唇喂你喝威士忌，尽量去对每一个人说，反正大家都很喜欢听这种故事。”她挥开他的手指，“我从来没看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！”他低低一笑，“以后……你会更加了解我的。”“我可一点都不想！”她奋力推开他，忍住头晕勉强雨蓉躺到了床上，因为宿醉，仍然觉得迷迷糊糊的，这时才早上五点多，她或许还能休息一下，否则，她昏眩的脑袋可能真的要裂开了。

八点整。周淑娟朦胧醒来，看见隔壁床上有人，轻喊了声：“雨蓉？你醒了吗？”“嗯……”雨蓉发出模糊的回应，她头疼得厉害，而且作了噩梦。

“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我……我晚了一点回来，那时看见你已经睡了。”雨蓉不得不撒谎。

周淑娟也不疑有他，“哦！我一定是睡得太熟了。”雨蓉不说话了，却听见周淑娟叹了一口气。

雨蓉不禁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我决定以后要退出摄影社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雨蓉惊问。

周淑娟无奈地说出原因，“本来别人跟我说毕学长很花心时，我都还不肯相信，但是，昨晚我去找他时，他房里却已经躺着另一个女孩了，我这才亲眼目睹，什么叫做风流，叫做残酷。”“你……你看清楚那个女孩是谁了吗？”雨蓉有些心慌起来。

“没有。”周淑娟摇摇头，“那并不重要，喜欢毕学长的人太多了，是都有可能。

反正我已经死心了，我想，我还是不适合他这样的人。”“嗯。”雨蓉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点头附和。

“今天本来还要去山上拍照，我不想去了，”周淑娟说。

“那我也不去了。”“不，雨蓉，你还是去吧！你不用留下来陪我，我相信社团里有很多男生想接近你。”周淑娟真心地说。雨蓉却很坚持，“我头疼，真的不想去，而且，我对那些男生也毫无兴趣。淑娟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和摄影社扯上任何关系了。”“谢谢你，雨蓉，要是没有你陪着我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“客气什么？我们是好姐妹啊！”“说得也是，而且我们的大学生活才开始没多久，这一点小挫折算什么？下次我再去参加别的社团就是了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值得我喜欢的人。”周淑娟哭过一晚，这时反而觉得神清气爽。

“你一定会的。”雨蓉衷心的祝福好友。

“你也会的！”周淑娟肯定地说。

雨蓉以微笑作答，只是在内心深处……她却一点也不这么觉得。

第三章

就这样，度过了两天的迎新活动以后，雨蓉和周淑娟就再也不曾现身摄影社，尽管曾明辉来劝了她们好几次，却都不能改变她们的决定。毕维麟也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了，不再有偶遇，也不再有他的消息。

现在周淑娟又参加了吉他社，雨蓉则找到了一个国小家教学生，两人的大学生活也开始规律化。

过了一周，又是星期五的夜晚，雨蓉从罗斯福路上一栋大楼走出来，这时已经九点多了，她刚刚教完学生，现在准备去搭公车回宿舍。夜风轻拂，街上人来人往，仿佛全相偕着要寻欢，但雨蓉并不觉得孤寂，她甚至很喜欢这种清静平淡的感觉。

走着走着，一辆黑色汽车突然在她身旁停下，引起她的注意。

车窗快速降下，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，“上车。”雨蓉诧异地睁大眼睛，因为那竟是一个星期不见的毕维麟！老天，这个魔鬼为何总是阴魂不散？只要看见他，她就不会有什么好事。

她只楞了一下，立刻决定继续往前走，不予理会。

他的车缓缓跟着前进，继续说道，“我有东西要给你看，你不看会后悔的。”“我若看了才会后悔！”她忍不住回话。

后面有一些车辆开始按起喇叭，毕维麟却毫不在意，依旧缓慢行车，“我们就这样耗着吧！或许能让整个台北市的交通瘫痪。”她瞪了他一眼，“你别胡闹了，我不会上车的？喇叭声愈来愈大，被塞住的车流愈乘愈多，交通警察终于走了过来，看起来怒气冲天，“搞什么鬼？要上车就快上车，不要在这里制造交通混乱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雨蓉还来不及解释，毕维麟就开口说：“警察先生，为我老婆不愿意原谅我，也不肯跟我回家，我只好这样求她了？”警察听了，随即转向雨蓉义正辞严地说：“小姐，你们有什么要吵的，回家以后再吵！现在，你赶快给我上车，我限你们一分钟离开此地？”

“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！”雨蓉用力的摇头否认。

“请上车，回家以后再去讨论你们的关系！”警察替她打开了车门，以一双像要杀人的眼睛瞪着她。

雨蓉眼看自己无可选择，只好咬着牙上了车。

“感激不尽！”毕维麟向警察道了声谢，很快便将车子驶离现场。

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要下车。”雨蓉一上车就要求道。

“我只是要让你看些东西，看完了以后再说。”他的表情转回淡漠，连看都不看她一眼，全神专注在驾驶上。

雨蓉却看出他眼中闪着某种奇特的光芒。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事发生。

车子将他们带到天母一处住宅区，缓缓开进了地下停车场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雨蓉忍不住问。

“我家。”他只说了这两个字，就停下车。

雨蓉心底瞬间涌起一抹惊恐，她怎么会傻傻地跟着他来？这岂不等于自投罗网？她立即打开车门想要逃跑。

“救命！”雨蓉高声叫道，停车场里却没有半个人影。

毕维麟只跑了两步，就将她拉回了胸前，用力抓住她的双手，硬是胁迫她走进电梯，按下了十三楼的按钮。

“放开我！你这无耻小人！”电梯里，雨蓉依然挣扎不已，她不相信管理员会没看见这样的景象。

但毕维麟只淡淡的说了一句，“别傻了，这栋是我们家的大楼，警卫都认得我，没有人会来救你的。”她呆住了，天，原来这里全是他的势力范围！

“叮！”的一声，十三楼到了。

他拉着她的手，将她拖进唯一的一扇门内，里面是极为宽敞的住所，看得出是名家设计，品味不同凡响。但是……似乎没有别人在这里，难道这么大的屋子就只有他一个人住？“过来。”毕维麟随手将钥匙丢在沙发上，拉着她要走进卧房。

“等等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”她慌乱地停下脚步。

“我说过了，要给你看样东西。”他不带感情地说，直接打开卧房的门。

门一开，雨蓉就楞住了，瞪大了眼睛无法言语。因为，卧房里的四面墙壁，包括天花板、衣柜、窗户，全都贴满了放大的照片，而照片中是同一个人，或卧或躺，或全裸或半裸。而那人……竟然就是她自己！

虽然，每一张照片都拍得迷离而梦幻，没有一丝色情的意味，只是……不管再怎么美丽，再怎么让人赞叹，她都不能接受自己竟是这些裸照的女主角！

他看着她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发出轻微得意的笑，“很美的作品是吧？我自己都觉得满意。”“你竟然……这……这是什么……时候的事？”她快发不出声音了，这打击实在太大了，任何人都承受不了，她还没昏倒就是个奇迹了。

毕维麟露出回味无穷的表情，“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我本来只是想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，教你晓得反抗我的下场而已。但是……你实在太美了，令我无法阻止自己捕捉住这些画面。”“你太过份了！我可以告你的！”她气得浑身颤抖。

“你会吗？在那之前，我可能会先公布这些照片喔！”他耸了耸肩，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在意的。

“你敢！”她不可思议地着他，第一次了解到他是个没有人性的禽兽。

他以无所谓的语气说：“怎么不敢？想想看，要是把这些照片贴在公布栏上，让大家看到的话，我想，你的大学生活应该也会就这样结束了吧？”在他阴沉的眼光下，雨蓉开始觉得寒冷，“你……你究竟想怎样？”他走到床边坐下，好整以暇地说：“我对着这些照片看了一个星期，你猜猜看，我会想要什么呢？”他低哑的语气。深邃的眼神，都让她浑身一阵颤抖。她摇摇头，努力驱走脑中可怕的联想。不，不会的，他不可能是那种意思的！这太卑劣也太恐怖了！

“我不会受你威胁的！”她故作坚强的说。

“那可由不得你了。”他躺到枕头上，双手放到脑后，望着天花板上的照片，“我查过了，你家住在杨梅，只剩你母亲一个人而已，要是我把照片寄到你家去，应该会很有趣才是。到时，你学校念不下去，回到家又受到鄙视，

在邻居的眼光和议论之中，不知道你要怎么活下去？说不定这是得回头来求我喔！”雨蓉无法想像那种绝望的惨境，她努力用功了这么久，才考上理想的学校和科系，才能远离杨梅那个令她讨厌的家庭，而今这一切却要被他毁了……“为什么针对我？”她不明白。

“第一，你不看我，第二、你不听话，第三，你太美了。”他平静地说出原因。

雨蓉气结，无法回答。

“过来。”他的话中带着王者式的威严，让人情不自禁的服从……雨蓉只往前走了一步，就僵硬地停下。

“脱掉这些累赘。”他连自己动都懒。

雨蓉深吸一口气，问自己真的要这样受他摆布吗？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见她还有所犹豫，他说得很慢，但每一个字都是最冷的威胁，“你可以告我，得到你要的诉讼胜利；但你也会因此身败名裂，损失大好前程。或者，你可以乖乖听我的话，那么，就没有别人会看到这些照片，一切只有你知我知。你选哪一条路？我只给你一分钟考虑。”时针走得无比缓慢，终于走过了六十小格，每一步都像敲在雨蓉的心头。

她来自一个没有恒产的单亲家庭，是一个注定只能靠自己双手生存的女孩，读书上进是她唯一能出人头地的方法。所以，万一这些裸照公开出去，没有人可以帮她打赢诉讼昂贵的官司，也没有人可以送她到外国换个环境求学，此刻，她等于是毫无选择的余地。最后，在他灼热的目光之下，她屈服了，咬着牙。双手逐一解开扣子，无声地让身上的衣服滑下。两分钟后，她身上除了一条银色项链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别的了。

毕维麟眼中的欲望逐渐加深，“你这样看起来，就像是从照片中走出来似的。”她忍不住颤抖起来，这是她第一次在男人面前裸露……不，若把上次在别墅中的也算进去的话，或许已经算是第二次了。但，这次她却是清醒的。

毕维麟看着她很久，房里安静得有些诡异，她几乎就要克制不住的尖叫出声了。她那滑腻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是微凉的，可感受到来自他的两道目光却是灼热的。

终于，他开口了，“去好好洗个澡，我喜欢干净的女人。”这话无疑是一种屈辱，他竟将她当成物品一般审视。

雨蓉紧紧咬住下唇，不让自己崩溃，她绝对不在这个男人面前崩溃，即使是她输了，也要输得有尊严。她走进浴室，放满了水，一切的动作都缓慢得可以，像是要争取最后一丝自由的空气，浴池大得夸张，几乎可以容纳十人以上，但她此刻只是孤单地浸在温水中，仿若汪洋大海里的一片孤舟。

过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她才走出浴室，以毛巾围着赤裸的身子。

房里的灯熄了，剩下一片让人窒息的黑暗，她悄悄走到床边，听到他的呼吸声，显然他一直在等她。他没有出声，在黑暗中看见她隐约的身影，一伸手就拉下她，让她陡然跌到了床上。

雨蓉克制着不让自己尖叫，更不允许自己哭哭啼啼的。

他低头闻着她身上的气息，大手将毛巾抽走，随意扔在一旁，开始以手指探索她的曲线，缓缓抚过每一寸肌肤。

这就是她的第一次吗？没有鲜花蜡烛，没有呢喃爱语，只有无尽的黑

暗，和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男人。雨蓉紧闭着眼睛，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噩梦。毕维麟显然也不想说话，只用他的手、他的唇、他的身体，温柔又霸道地宣示着他的占有权。

很不可思议地，他并未如她想像的粗暴，反而在她身上制造出难以言喻的魔法，她甚至必须以最大的意志力，才能让自己不发出呻吟。

他感受到她压抑的情绪，这似乎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快乐，让他更意犹未尽地折磨她、逗弄她，几乎要将她的身体逼疯。

“你在发抖，”他不禁以嘲弄的语气说。

雨蓉继续保持沉默，只是发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不想说话？那我就继续了，如果你不出声，我是不会停下来的。”他的摸索更往下了，探触着地那从未被发觉的敏感地带。

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处罚吧？雨蓉昏乱地想，却不允许自己投降。

他的喘息声在她耳旁，他的身体汗湿而高温，他的气味席卷她所有的感应，像是要在她身上烙下印记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轻咬、吸吮着她的肌肤，直到她发红、发热。

不……这绝对是噩梦，否则，她体内怎会有一股难耐的骚动急速涌上？

“还是不说话？真的不要我停下来？”他故意以手指抚过她的樱唇。

雨蓉咬住他的手指，无言地表达自己的抗议。

“好刁的小嘴，不过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”他甚至以手指探索起她口中的湿滑。

当她快要承受不住那陌生的感受时，他停下了所有的动作，离开她身上，让她瞬间有种寒冷和失落的感觉。这……多奇怪啊……”他拿出保险套，以警告的口吻说：“我只用这一次，以后你得按时吃药。”以后？雨蓉不明白这两个字的意思。

“为什么要有以后？”她傻傻地问。

他没有立刻作答，只是低头咬了她的肩头一下，拉开她早已虚软无力的双腿。接着，在两人结合的那一瞬间，雨蓉终于发出疼痛的低喊，令他停下了动作，但他的硬挺却还是停留在她体内，不肯退出。

“痛……”她没想到会是这么痛，为什么女人能忍耐这种事呢？她不懂。

他的双臂紧圈住她娇弱的身体，又往前动了一下，让她以为自己快要昏过去了，只是，她却无法如愿，老天！要是能够昏倒应该会好一些吧！

“别动，我不会让你退缩的。”他的声音里有着某种压抑情绪，凑在她耳边说：“你得习惯我才行，因为我们之间，是不会结束的……”她无力地靠着他的肩头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她尝到自他额际落下的汗珠，热热的、咸咸的，是一种纯粹男性的味道。此刻，她被拥在他的怀里，但他却在她体内，这就是男女，就是情欲吗？“睁开眼，看清楚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”他抬起她的小脸，细细吻着她的眉毛。

透过窗外射进的月光，她眨了眨眼睛，隐约看见他们的身体交缠，以最亲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，对此，她却只能发出挫折的低吟声。

噢！他真是无耻，他想要彻底降服她……降服她的身体……还有她的意志……他舔弄她小巧的耳垂，惹得她一阵颤抖，暗哑的嗓音传进她的耳里，直通她虚弱的核心，“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幻想着这一刻了……”“为什么？”她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啊！

他不答反笑，等她慢慢能适应以后，他的大手伸入两人之间，又施展

了那不可思议的魔法，再次燃烧起她的身体。

“不要……”她摇着头，想拒绝这陌生的快乐感受。

“这样就受不了？真敏感。”他说着，却也忍不住喘起气来。

“快……停下来……”她几乎要哽咽起来了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”他已深入到尽头，完全地拥有了她；她的指甲紧抓着他的肩膀，应该是抓痛了他，却让他在痛中更有快感，终于，两人都有些颤抖了，在欲望之网中攀附住彼此，然后他开始冲刺、进出，直到无边际的高潮将两人淹没。

在激动之后的平静时刻，他让她靠着他的胸膛歇息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怜悯，“你看起来像是要昏了的样子。”她没有反驳，因为她确实是要昏了，欢爱的气息紧紧地将她围绕着，这种神秘的味道、灼热的汗水，都让她为之魅惑。

“你可以睡了，但要记得一件事……”他一边抚摸她的长发，一边以占有性的语气说：“你是我的，懂吗？”“嗯……”她迷糊地回应着，根本没听见他说了什么。她只听得到他的心跳。他的呼吸，像是浪花一波一波袭来，深沉的疲倦终于让雨蓉昏睡了过去，她心里想着，这场噩梦一定会醒过来的。睡吧！睡吧！等天亮就没事了……

天亮了，雨蓉在恍惚之中醒来。她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但是四周的裸照已经消失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没有昨晚噩梦的痕迹。

然而，她的身体却说明了一切，身上的吻痕，双腿的酸疼。嘴唇的红肿，都印证着曾发生过的夜半激情。毕维麟不在房里，但他的气息却无所不在。她一转头，看见床头柜上有一张便条纸，上面写着：下星期五晚上，十点见。旁边是一串钥匙，显然是这房子的。

此外，还有一张拍立得照片，那是她躺在床上熟睡的模样，时间是今天早上。看着照片里自己安详的面容、披散的长发、嘟起的红唇，就像一个情妇该有的样子！

她想都没想就撕碎了照片，碎片瞬时洒满一地。她走进浴室，再次彻底的清洗自己，却不断的回想起他对她所做的一切。

难道，真如他所说的，他们之间是不会结束的吗？

是的！就像毕维麟所说的，他们之间不会结束！

从那一天起，因为毕维麟的恐吓和命令，每个星期五晚上十点，她都必须准时到达这间屋子，先沐浴一小时，换上他买的睡衣，然后躺在床上等待他的到来。他或许已在书房等待，或许会在深夜时晚归，但他从不多说明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在黑暗中脱下衣服，直接上床拥抱住她，即使她已在睡梦中也一样，他的双唇很快就会唤醒她的意识，而他的双手总是对她为所欲为，似乎要将她的一切掏尽。

“为什么……每次都要？”她曾这样困惑地问，对他的欲望难以理解。

“不准多问，总之我就是！”他堵住她的唇，那晚要她要得特别彻底。

之后，她再也不敢多问了，因为那代价是一整个礼拜的腰酸腿疼。

一个月后，她在周末早晨醒来，发现桌上有一张金卡、一本存折和印章，显然是他“买”她的代价，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去做她想做的事。

她收了起来，却没有动用过，而他也不多问，仿佛只要把钱丢给她就够了，至于她用不用，他根本不在乎。

即便有时候他人不在台北，他也会在十点打电话过来，隔着免持听筒的电话传来声音说：“很好，你没有迟到。”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倒吸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他的控制欲竟恐怖到了这种地步！

“去洗澡，不准关上门。”他一贯命令的语气。她照着做了，然后一个小时以后，他再度传来声音，“换睡衣，上床去。”她无法违抗，因为她试过那种结果了，若是稍微不顺他的意，下次他来，会让她一整晚都不得好眠。”对我说晚安。”“晚安。”她轻声道。

电话断了，雨蓉在黑暗中陷入梦乡，一个人睡在这大床上，不免有些孤单凄凉。但是，她绝对不会想念他的，因为……她恨他！

直到隔天八点，他又会再次打来，“该醒了。”她朦胧地睁开眼睛，“我要走了。”“下星期五见。”他挂上电话。

是的，下一个星期五，下下一个星期五，每一周的星期五，数也数不完的星期五，他们将在黑暗中拥有彼此，但那从来不是情感的交流，只是身体的结合，只是纯粹的激情、喘息、体温和忘我的欲望……

第四章

大一的时光匆匆流过，雨蓉升上了二年级，毕维麟也考上了企管研究所。

表面上看来，雨蓉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，过着标准大学生的生活。只不过，她从来不参加社团或群体活动，尤其是星期五晚上。她向来都没有空。

周淑娟已经找到了一位知心男友，正是她刚进摄影社，第一个对她说话的男孩曾明辉。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就是他们的写照吧！

有时周淑娟来我雨蓉玩，要在周五和曾明辉的一票同学去夜游，但雨蓉总是拒绝说：“我要去上家教。”周淑娟不接受这种理由，“上完课以后再去啊！反正我们十点钟才出发，从阳明山走阳金公路去淡水，吹吹海风、看看星星嘛！”周淑娟说得让雨蓉很向往，但她还是只能摇头，“不要，我上完课以后就很累了，我真的不去了。”“是吗？好吧！我发过誓都不勉强你的，只好遵守诺言了，可是下次一定要跟我们出去玩喔！”雨蓉点了点头，“一定。”周淑娟是她最好的朋友，在这孤单的台北城，在这茫茫人海中，她很感激还有周淑娟这样开朗的人在她身边，让她对人生还存有一点乐观的想法。

也因此，雨蓉找了个星期假日的时间，和周淑娟、曾明辉等一伙人出去踏青散心。

雨蓉的娟秀外表、沉静气质，自然吸引了不少追求者，但是，她都委婉地拒绝了。

周淑娟把雨蓉拉到一边问：“怎么？这次出来的男生，你都不喜欢啊？”“我还不交男朋友。”雨蓉嘴里是这样说，心里却想着，她根本没有机会，也没有资格去交男朋友。

“别这么肯定嘛！先认识认识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周淑娟对于好友一直保持单身的情况，可是抱着一份热心的责任感呢！

“不用了，真的。”雨蓉还是推拒了。

尽管雨蓉和所有的男孩保持距离，但总是有几个特别不肯死心的，像刘毅洲就是其中一个。他是电机学会的会长，才能、干练自是不用说的了，尤其有一等一的耐力。

他的追求方式也与众不同。除了鲜花、电话、邀请之外，他还会写诗给她，一个电机系的男孩，却拥有诗人的文笔，令雨蓉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。

终于，在大二下学期的某一天，在他苦苦的哀求之下，她答应了他去看电影。

“好吧！去看看也好。”她点头说。

“真的？你刚刚说的是好吗？”刘毅洲睁大了眼睛问。

雨蓉带着笑容，再次点了头。虽然他邀约的时间是星期五晚上，但是六点的电影到八点就绪束了，她应该还赶得及去毕维麟那儿的。

“太好了！”刘毅洲几乎想跳起来欢呼。

“到时见。”雨蓉向他道别，走向宿舍。

在她内心深处，早明白这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但是……正值青春年华的她，真的很想尝尝什么叫做约会的滋味，什么叫做纯纯的爱情？这只是一个十九岁少女的小小梦想，命运之神应该不会毁了它吧？午后，宿舍里其他的室友都外出了，雨蓉把周淑娟请来一块儿喝下午茶。

她将约会的事告诉了周淑娟，周淑娟立刻大表赞成，“雨蓉，你终于开窍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出家当尼姑了呢！”雨蓉浅浅微笑，“只不过是看场电影而已。”“这是别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你的一大步呢！”雨蓉明白她说的有道理，便点了点头，给周淑娟倒过茶以后，她又问：“说说你和曾明辉学长的事吧！”“他对我一直很好啊！”周淑娟甜蜜地笑道。

“那你对他呢？”雨蓉喜欢听他们的事，因为这让她觉得人间还是有希望的。

“当然也很好啊！可是……”周淑娟的笑容一下子又化为愁苦，“他上了研究所以后，功课很忙，都快抽不出时间陪我了。”“为什么？压力很大吗？”雨蓉吸饮了一口茉莉花茶。

“嗯！他说要看的书一大堆，他都快消化不完了！而且最要紧的是，有个超级无敌大天才在他们班上，所以老师自然对他们也做同样的要求！”

“哦！”雨蓉已经隐约猜出那是谁了。

“那个人就是毕维麟学长，你也知道的，明辉说毕学长在大学时都是第一名，上了研究所以后，更是完全专注在学业上，连以前缠着他的那些女生都不管了，简直就是过着柳下惠的生活。我觉得好难想像哦！一年多前我才看见他床上躺着一个女生呢！没想到这段时间，毕学长改变了这么多。”周淑娟如今对毕维麟已经没有感觉了，但还是觉得他是个很奇特的人。

“不晓得是为什么？”雨蓉低声问，像是在问自己。

“明辉说可能是他为了要继承家业吧！你知道吗？毕学长是私生子耶！他妈妈是小老婆，生下毕学长不久以后就去世了，后来他爸爸把他带回毕家，

让他成为毕家唯一的儿子；但毕家的太太、女儿都欺负他。排挤他，所以他才会特别力争上游，想要有好表现来博得他爸爸的信任，以后他才能当上继承人啊！”“真的？”雨蓉一时难以相信这个事实。

“没骗你，这些都是明辉告诉我的。啊！我明白了，难怪毕学长会一个人住外面，明辉说他自从上大学以来，都是一个人住在天母，很少会回毕家，他大概是不想见到那些人吧！”雨蓉开始慢慢了解了，原来在那栋太大、太宽、太冷清的屋子背后，有个这样的原因存在……“我觉得毕学长真像是谜一样的人物，每天都自己开着黑色的跑车来学校，不是在研究室，就是在图书馆，要不然就是回去只有一个人的家，他怎么都不会疯掉啊？”周淑娟问得很天真，却也很真切。

雨蓉试着让声音保持正常，“或许他真的就是专心在课业上吧！”周淑娟耸了耸肩，“明辉还说，毕学长是天蝎座的，没事绝对不要招惹他，因为蝎子一反击起来，是谁也受不了的！而且，他还是 AB 型的，标准的双重性格，够恐怖了吧！”

还好当初我对他只是一时迷恋，我想，我根本不适合他这么可怕的人，我还是跟明辉最速配了。”周淑娟像是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却没发现雨蓉的脸色已经刷白了。

“嗯！这茶泡得真好。”周淑娟说得口都干了，拿起茶杯喝了几口。

抬起头，她却看见雨蓉脸色不对，“你怎么了？”“有点头晕而已。”雨蓉胡乱找了个借口说。

“我们不谈毕学长了，讲到他就觉得怕怕的。来说说那个刘毅洲吧！他写给你的诗可不可以给我看”“好啊！”雨蓉答得有气无力。

她从抽屉拿出那些信纸，一点也不保留地全递给周淑娟，因为她很清楚，这些诗她很快就得烧掉了……

到了星期五晚上，赵雨蓉在宿舍里来回踱步，差点想打电话给刘毅洲取消这次的约会，因为上次周淑娟跟她说的话，实在给她太大的刺激了。要是被毕维麟知道她这次的约会，天晓得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还是算了吧！她决定放弃这小小的心愿了！但是，她的行动太慢了，刘毅洲竟兴奋地提早半小时就来了，如今箭已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

两人来到西门町的国宾戏院，刘毅洲先带她找到位子，然后说：“你坐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去买饮料。”他很体贴，很绅士，雨蓉压住内心的不安，微笑点头。

不会有事的，她一再告诉自己，只不过是看一部电影而已，她又没做什么坏事，何必怕成这样？但是，她心中某一处却还是隐约觉得惶恐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电影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，银幕上开始放映下一次影片的预告，可刘毅洲还没回来。雨蓉左边的空位坐下一个人，起初，她未在意。但是那人却突然伸出手，握住了她的左手。

她诧异地几乎叫出声来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，“安静。”这声音……这声音难道是……他？雨蓉的背部升起了寒意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然而，那手指的感觉，那传来的体温，确实确实就是在每周五拥抱她的毕维麟！

为什么他会知道她的行踪，为什么他会来这里？为什么他就是不肯放过她？雨蓉正在惊疑慌乱中，刘毅洲却回来了，递给她一杯热巧克力。

“喝吧！可以暖暖身子，这里的冷气挺强的。”刘毅洲在她右边坐下。

“谢谢。”雨蓉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。

电影开始播映了，这是一部浪漫的文艺片，正符合最近的情人节风潮，因此辣看电影的几乎都是情侣档。电影的情节很美，约会的感觉也很好，雨蓉喝了一口热巧克力，本该是甜甜的滋味，但她却感到无比苦涩。

只因为黑暗之中，毕维麟的手一直用力地握着她，始终不肯放开。

电影的最后一幕，是一个温馨感人的结局，所有的观众都发出满足的赞叹，然后站起来纷纷离开戏院。

“好看吗？”刘毅洲微笑着问。

“嗯，”她只能发出微弱的回答。

由于汹涌的大潮让大家几乎走不动，于是刘毅洲拉起她的右手，半带羞涩。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别走丢了喔！”但就在拥挤的人群中，雨蓉还是和刘毅洲走散了。因为她的左手被毕维麟紧紧的握住，他环住了她的肩膀，使力一拉，就将她带往另一个方向。

“雨蓉？雨蓉？”刘毅洲在混乱中失去了她的手，心慌地想找寻雨蓉的人影。

但是，他永远也不会找到……

走出了戏院，毕维麟一声不响地拉着雨蓉，直接走向停车场。

他几乎是用“丢”的将她推进车里，然后自己也上了车，用力关上车门，发出极大的声响。

雨蓉知道自己这时该保持沉默，免得更加惹怒他。她悄悄地做了个深呼吸、拼命叫自己不要害怕、不要紧张，双手却忍不住开始颤抖。

夜景在窗外飞逝而过，毕维麟的车速快得惊人，直到车子奇迹似的安然地开到了天母，停进大楼的停车场以后，雨蓉才敢让出一口长长的气。

毕维麟没有立刻下车，双眼瞪着方向盘，仿佛想控制体内的怒气，却又无法办到。

雨蓉猜不出他究竟想怎样，但她有种很糟糕的预感。

终于，他敲了方向盘一下，发出惊人的喇叭声响，雨蓉吓得缩起了肩膀，像只随时都要跳起来的小兔子。

“可恶！”他咬着牙咒骂了一声。

他瞪了她一眼，先行下车以后，绕到另一边打开车门，握住她的右手，力道大的几乎要将她的手腕折断。他粗鲁地推着她走进电梯，直到进了十三楼的屋子，然后一把抱起了她，直接大步走向卧房，将她整个人丢在大床上。

雨蓉正觉得脑中晕沉，挣扎着要爬起来时，却看见毕维麟从衣柜拿出一条丝带，神色严峻，不知要做什么。

“你……你想怎么样？”她不禁开口问。

“是你不听话，我不得不罚你。”他慢慢走近床边。

她退缩了一些，试着想要解释，“我只是……和朋友去看电影，看完了以后……我还是会到这儿来的。”他阴沉的脸上写着危险，“你要我碰别人碰

过的手？吻别人吻过的唇？”“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！”她急忙辩白。

“很快就会是了！”他大吼道。

雨蓉开始感到愤慨，忍不住顶嘴道：“就算是又怎样？我只不过是你星期五的女人；其他的时间，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！”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上前压住了她的身体，开始将她的双手绑在床头，直到她无法动弹。

“放开我！你疯了是不是？”雨蓉不敢相信他竟会做出这种事，虽然他以裸照威胁她和他上床，但他从未有过如此可怕的行为。

他退开了一些，伸手脱下黑色衬衫，“你是我的，星期五是，其他时间也是。”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控制我？”“有些东西我不会和别人分享，包括权力、名声和女人。”看着他疯狂的双眼，雨蓉明白他是认真的，这认知让她感到无比恐慌！

他终于熄了灯，在黑暗中摸索她的身体，他的动作一如平常热情，但是今晚却更加激烈、狂乱，仿佛要将她整个人掏空，要将她的所有取尽。

“放开我……放开我……”雨蓉的双手被固定在床边，只能惊慌地轻喊。

他冷哼一声，双手却在她身上制造出一波波的热火，“是你逼得我这么做的，为了要得到全部的你，我会不惜将你囚禁在这间屋子里，如果你胆敢再去招惹别的男人，处罚将不只是这样！”她的身体颤抖了，只能住由他随心所欲地挑弄、撩拨、探索，她早在很久以前就明白抵抗是多余的。

“不要……不要那样……”她还是忍不住求道，因为他正舔吻着她最敏感的地方。

“我就是要这样，我要你和我一样发了疯才甘心！”他对她的弱点再熟悉不过了，轻而易举地就让她全身因欲望而轻颤。他故意将前戏拖得极长，雨蓉沉浸在无数次性感的漩涡里，几乎都要昏了过去，直到他也受不住这样的折磨，才终于进入她的体内，让两人的欲求得到暂时的纾解。

“说，说你是我的！”“我……我不是任何人的……”尽管意乱情迷，她仍然倔强。

“我会让你记住自己是谁的！”他有意折磨着她、逗弄着她，不让她真正的满足，也不让她忘却了需要，他太会耍这种把戏了。

雨蓉紧咬着下唇，几乎就要开口求他了，但是，她只能发出低低的呜咽，像是一只受困而无助的小猫咪。

他望着她脆弱的表情，心头的某一处软化了。大手摸上她的红唇，将拇指伸进她嘴里让她含着，“小傻瓜，你还是这么不可爱……”说着，他加重了劲道，一次又一次地侵占她的美丽与温暖，两人终于在愈来愈强的律动中得到解脱。

在达到高潮的那一秒，雨蓉不自觉的紧咬住他的拇指，全身霎时都僵硬了，这是多么令人难耐又期待的结束，她几乎要觉得这甜美感觉是种痛苦滋味了。雨蓉心想，这就是今晚的惩罚吧！应该够了吧！于是，她试着躲远一些。

“别动，”他还不肯退出，继续沉溺在她的柔软之中，“你是我的，你的身体告诉了我……”他在她耳边喘息着说。

她无话可说，等他解开她双手上的束缚后，她立刻转身背对着他，整个人像是快要散开了一样，只想沉入无边的梦乡。

但他却又从后面将她纳入怀中，低声警告道：“累了是吗？还早呢！你今晚是别想睡了。”他说到做到，那晚，他要了她整整一夜，这就是他的惩

罚方式。

每当她忍不住闭上双眼，呼吸也逐渐平稳时，他就会又故意碰触她的敏感地带，让她不得不清醒过来，面对另一场甜蜜的战斗。

“我还要你……”他一路从她的背部吻下去。

雨蓉仍在半梦半醒中，无力反抗，也无力反应，只能闭着眼睛发出微弱的抗议，“别……别这样……我累了……”“是你自找的。”他说得冷酷无比，迳自对她做出最火辣的动作，双手画出慵懒的圆圈，制造出一波波的电流；“拜托你……”雨蓉不自禁扭动着身子，她快被烫坏了。

“以后还敢不听话吗？”他轻咬着她的耳垂。

“不敢了……”一次就够了，她不想重复在电影院里那种惊恐的感觉了。

“乖。”他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却还不肯放弃想要折磨她的念头。

是的，他总是以征服她为乐，每当感觉到她的融化时，他会发出满足的叹息，而那声音回响在她耳边时，总让她以为是听见了恶魔的召唤……从此以后。雨蓉彻底学乖了，她对所有的男生都不假辞色，因而为她赢得了“冰山美人”的称号，就连普通的同学们也不太敢接近她。

她不得不孤独，不得不冷淡，只因有一双眼睛正监视着她，无时无刻，无所不在。

就这样，春去秋来，九年的时间过去了。毕维麟念完了企管研究所，当完了两年的预官兵役之后，他进了家族企业，虽然是总经理的职位，却是实际的领导者，而今，他已是三十岁的菁英人士。

而雨蓉呢？她读完了教育系研究所，通过高等考试，进入教育部担任公职，专业而一流的工作效率，心无旁骛的集中力，让她很快的当上了组长，二十七岁的女性组长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。

表面上，她和所有的同事没有两样，按时上下班，将所有心力贡献在工作上，只不过，她每个月都要到妇产科医院一次，检查是否怀孕，再拿一个月份的避孕药。

还有，每个星期五晚上，她都没有空，面对同事们的疑问，她只说，“我去上课，学烹饪。”她没有说谎，她真的去学了烹饪，但九点一下课，她就直接来到天母的房子，像例行公事一样等待毕维麟回来。

他一直没有稍减过对她的热情，每次熄了灯以后，他就会在黑暗中尽情的与她缠绵，从来不会给她太多睡眠的时间。有时会使她觉得，光亮中和黑暗中的他根本是两个人。

即使偶尔她的经期来了，他也要将她吻够、摸够，才抱着她沉沉入睡。

不过，每个星期六早上八点以后，他就不会再出现了。

有时，她会在八点之前醒来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因为身体酸疼而无法动弹，就那样默默看着他穿衣。打电话，但两人却不做任何交谈，有如陌生人一般。最多他也只是丢下一句：“下星期五见。”当他因公出国时，她还是要每个星期五过来，对着电脑萤幕和摄影机，她的影像会传到千万里之外，他可以在地球的另一端，用电脑看见她在房星的一举一动。

他就是这样近乎变态地控制着她，但他只要星期五的夜晚。

而今，报纸上不断刊登他要结婚的消息，这是两大企业家族的联姻，牵动众多的利益关系，当然受到万人瞩目。

看着这样的报导，雨蓉第一次为自己打算起来。二十七岁了，或许她的人生应该转弯，从黑暗的星期五走到光明的地方去才是…… “喀

啦！”大门被打开了，又被关上了。躺在床上的雨蓉立刻惊醒，此刻时钟正好响起，十二点了。原来她才睡了一个小时，竟然梦那么多的往事，这……这就是所谓离别前的感受吗？毕维麟的脚步踏进卧房，在黑暗之中，她可以听见他脱下衣服的声音，然后，他一句话也不说地躺到她身边。

他伸出手，立刻就要脱下她身上的睡衣，用意非常明显，不管她等了多久，不管她是否睡着了，总之，他就是要她！

她闻到了别的女人的香水味，那是她一向都没有资格过问的事。

不过，这次她却必须开口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他停下了动作，她极少在这时候说话，除非有什么相当重要的事。

她先深呼吸，鼓起莫大勇气，“在开始以前，我想……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之间……应该做个结束了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眯起眼，怀疑自己所听到的。

“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……坦白说……我已经去相亲了，是我同事介绍的，对方人很好……很有诚意，而且……我年纪也不小了，我……我想……有一个自己的家庭。”她不知练习了多少遍，才能顺利地说出这些话。

他沉默了片刻，雨蓉几乎以为他要发火了。

“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放你走？”我知道你也快结婚了，到时……怎么还能维持……这样的关系呢？我们该结束了，该各自走……自己的路才是。”他又沉默了，这次更长，更让人觉得要窒息，“你打算了很久是不是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一时语结，不敢直接回答，“我知道当年……是我招惹了你，但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得到的还不够吗？我……我真的累了。”“累了？也就是厌倦了吧？”他的语气总是如此讥讽，“我了解了。其实我也正想找机会对你说，我们是该结束了。”“真的？”她的声音不自觉的流露出欣喜，而她立刻感觉到她的双肩被他握紧。

“怎么？你很高兴是吗？”他可不满意极了！

她不敢回答，唯恐激怒了他，这一“自由”的机会可能会被毁了。

“既然是最后一次，那么，就让我留下个特别的回忆吧！”他低下头，惩罚性地封住她微启的双唇。雨蓉闭上眼睛，承受这火般燃烧的吻，她不是不动情，这都是最后一次了，她无法对自己否认，他总是能让她变得不像自己。

他像头野兽般，扑上她的娇躯，粗鲁地扯去她的睡衣，却又缠绵无比地抚弄她的身体，让她又像火烧、又像雨淋，冷热感觉交错。

“都多少年了，你还是会发抖。”他一边嘲弄着她，一边缓缓进入她。

她如同往常一般，紧紧咬住下唇，不让自己泄漏情感。

他却命令道：“喊出来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喊出来给我听！”她摇了摇头，却立刻让他发火了，腰间的力量加强了，他更为深入地折磨着她，一定要让她濒临疯狂的边缘。

她终于松口了，指甲抓进他的背部，“不要……”“我要，我要听，听你失去控制的声音……”他汗湿的身体包围着她的娇躯，但她的柔软却包围着他的坚硬。

“为什么……总是……不放过我？”她的声音都破碎了，咬着他的肩头忍住呻吟。

“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我就是想要你？”他的语气里藏着某种压抑。

他将满腔压抑化为动作，不断地侵占着她的身子，在他一再的冲刺之

下，雨蓉几乎要昏过去了。

她忍不住轻声求饶，“别这样，停下来。停下来。”“你不会要我停的，说，说你要我继续！”他强逼着她。

过度的快感冲到脑中，雨蓉已经快忘了自己是谁，“求你……”“求我什么？”“求你……让它结束……”承受不住过多的激情，雨蓉真的昏过去了。

星期六的早晨，雨蓉一如往常的醒来，可毕维麟已经不在房里，这情景就像她这九年来常见的模样，昨晚的事仿佛就像梦境般蒸发了。

但是她一转身，看见床头的便条纸，上面却写着：下星期五，你不必来了。

旁边还有一张支票，金额是空白的，随便她要填多少。

雨蓉站起身，最后一次在浴室洗过了澡，回想着过往九年的一切，自己也不敢相信，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结束。

她将纸条和支票都撕碎了，丢进垃圾桶里，然后从皮包拿出这屋子的钥匙，也一并丢进垃圾桶。好简单的动作，却结束了这复杂的九年。

她换上衣服，一切穿戴整齐，走出卧房时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不知为何，她竟觉得有些失落，仿佛背离了过去九年的生活，也背离了自己心中的某一部份。

不过，她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绝对绝对是暂时的。另外一条路才会更适合她！

于是，她转身离去，不让自己再回头。

第五章

雨蓉的生活少了毕维麟，就像鸟儿脱离了牢笼，得以呼吸自由的空气，让她时时都哼着贝多芬的“快乐颂”。

但是，第一个不必见他的星期五，她还是不敢安排任何计划，上完烹饪课的最后一堂课以后，就直接回到自己的小公寓里，傻傻地坐在沙发上发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去，电话没有响起，门铃也没有尖叫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只有她养的小猫在她腿边轻叫，想和主人玩耍。

雨蓉还不太敢相信这事实，她真的不必再去找毕维麟了，真的不受他的威胁了，真的可以拥有自己的星期五了。尽管她什么事也没做，像平常一样准时在十二点上床睡觉，但她却觉得这就是新生的开始。

隔天周末，她和林士乔约了下午听音乐会，再共进晚餐。

林士乔是同事介绍给她的对象，他也是公务员，在环保署担任环境评估工程师，今年三十岁，一表人才，态度诚恳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带给雨蓉一种安全感，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感受。

林士乔和毕维麟是完全不同的典型、他亲切温和、举止有礼，是个标

准的绅士，然而，以往他和女性交往失败的原因，却是她们都觉得他不够风趣。

“赵小姐，你真的不认为我很无趣吗？”林士乔来接雨蓉的时候，在车上又不禁问了这个问题。

雨蓉只是微微一笑，“一点也不会。”“可是，以前我相亲的对象……”林士乔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。

“我是我，她们是她们。”“那你觉得我到底有哪一点好呢？”林士乔大着胆子追问。他心里是很中意雨蓉的，就不晓得她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。

雨蓉忍不住拍了拍他握着方向盘的手，“林先生，我相信你有很多优点，只是以往没有人懂得欣赏而已。”林士乔受到如此的鼓励，心中士气大增，“赵小姐，我……我可以叫你雨蓉吗？”“当然，士乔。”两人相视而笑，车里充满温馨的气氛。

就是这样！雨蓉告诉自己，她从来没有好好品尝过约会的滋味，也没有过像这样害羞，试探性的对话，这一定就是她所追求的理想！

她会谈一场甜蜜的恋爱，会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虽然这一切都从二十七岁才开始，但她却想要大声对老天说声谢谢！

两人到达国家剧院聆听古典音乐会，林士乔鼓起勇气，握住了雨蓉的手。这只是他们第三次约会而已，或许这举动有些急躁了，但雨蓉却没有拒绝。林士乔的手和毕维麟的手不一样，不会让她颤抖，反而让她觉得安心。

别再想他了！她对自己说。老是拿林士乔和毕维麟来相比，这样对林士乔是不公平的，她自己也是一种无谓的牵绊，既然决定了要过新生活，就该彻底忘了过去！

用过了晚餐，林士乔又开车带她去阳明山看夜景，四周的情侣都打得火热，他们两人不免有些尴尬。

“雨蓉，我……我不太会说话，不过，我想告诉你……虽然这话好像说得太早，但我是真心的！我会好好对你的！”雨蓉感动地望着他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男人的甜言蜜语，原来恋爱就是这么一回事，难怪有无数的人会为爱疯狂！

“谢谢你，我很高兴。”她低下头去。

“圣诞节快到了，那天刚好是星期五，接着又有连续假期，你……你愿意和我一起度过吗？”他结结巴巴地问。

她故意迟疑了一下，“星期五啊……”“你难道已经有约了吗？他紧张地问。

她这时才展开笑颜说：“算你运气好，我星期五的烹饪课已经上完了，所以以后我星期五都有空了。”“太好了！”他忍不住欢呼起来。

望着他喜出望外的模样，她心里也觉得高兴，因为那专属于星期五的噩梦，终于永远沉睡在记忆之中了

离开毕维麟已经一个月了，雨蓉慢慢的习惯了没有他的星期五，也相信自己可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。现在，她满脑子所想的，都是圣诞节那天的约会，林士乔说他已经安排好所有的节目，因此，她万分的期待。

她挑了一个礼物，是条银色格纹领带，这代表着要绑住对方。很久以

前，她就想这么做了，只是她一直没有能够送领带的对象。

等着盼着，圣诞节这天终于来到了，雨蓉穿了一身雪白的连身毛衣裙，搭配黑白条纹的围巾，以及天蓝色的长外衣，看起来高雅而亮丽。她特地仔细的化了妆，将长发梳整得又亮又滑，还喷了茉莉味道的香水。

林士乔来接她的时候，差点就看傻了眼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明知故问，这可是她第一次能戏弄对方呢！

“我……没事……你好漂亮！”他楞楞地说。

她以微笑回答，能被这这样让男人赞美真好，毕维麟几乎没对她说过这些话。咦！

怎么又想到他了？不准！她摇摇头对自己说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她把手放进他的臂弯里，能这样挽着情人的手，对地而言也像是梦一般美好。

林士乔傻傻的笑着，他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。他们来到一家著名的法国餐厅，林士乔已经订了位，也选了两人份的圣诞大餐。

“我在电话中先预约了圣诞大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他相当尊重她的意见。从未擅自替她点菜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雨蓉当然会谅解他，“你不替我点圣诞大餐的话，我才会介意呢！”林士乔放松的微笑了，握住她的手说：“雨蓉，我这三十年来，今晚是最快乐的圣诞夜。”“我也是，”她这是衷心的的话，她终于能走上正常的路，谈正常的感情了。

浪漫的灯光，悠扬的音乐，可口的佳肴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像是美梦成真一般，让雨蓉沉醉在其中，不愿醒来。

就在服务生送上主菜时，餐厅门口起了一阵骚动，林士乔的位置刚好可以看见门口，他稍微睁大了眼睛说：“咦！这两个人好面熟？”“是谁？”雨蓉没有转过头去，她不是那么爱看热闹的人。

“像是报纸上常看到的……哦！我想起来了，是戴氏企业的千金戴筱莉，旁边那位应该就是她的男朋友了，听说他们快订婚了。”雨蓉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戴筱莉的男朋友？那不就是毕维麟吗？林士乔收回了视线，“这家餐厅果然不负盛名，连他们这种名人都会来光顾，幸好我先预约了位子，才能在这儿和你共度。”雨蓉开始食不知味，胃部翻腾得像是要吐出来一样。

“雨蓉，你还好吧？你脸色不太对。”林士乔关心地问。

她硬挤出微笑，“没什么，我有时会犯胃疼。”“很严重吗？”“我想……等会儿就好了。”雨蓉强作镇定，告诉自己不要紧张，毕维麟未必会注意到她的，就算他发现了，他也不能对她怎么样。毕竟他们都已经协议分开了，不是吗？如今他带着他的女朋友，她带着她的男朋友，此情此景，又何须多说什么？台北城就这么小，遇见对方是很正常的事，她一定要做到视若无睹，才算是真正走过从前。尽管雨蓉不断的安慰自己，继续和林士乔谈天、用餐，但胃却一直不听话，疼得让她受不住。

林士乔发现了这一点，体贴地说：“你脸色真的好白，别勉强你自己了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也吃不下去了。”“对不起，我破坏了你的一番心意。”她皱着眉头说。

“别这样说，圣诞节年年都有，哪有你的身体健康重要？我送你回家吧！你好好休息，如果明天可以的话，我再带你出去走走。”林士乔的话让她感动不已，没想到她竟能遇上这样的好男人，她以前还以为天把她给遗忘了呢！

若说毕维麟是上天派来折磨她的恶魔，林士乔就一定是上天派来补偿她的天使了！

“谢谢，”她点点头，努力挤出一个微笑说。

于是，他们起身离席，林士乔挽着她的手，她则低头看着地上，尽量遮住自己，两人很快的走出了餐厅。雨蓉不知道毕维麟是否看见了她，因为她根本不敢多看四周一眼，只希望能尽快离开这个有他在的可怕地方。

总之，林士乔送她回到家门口，她现在终于安全了。

“圣诞快乐！”林士乔在车里对她说。

“圣诞快乐！再见。”这还算是个快乐的圣诞节吗？雨蓉也不敢确定，但她还是对他挥了挥手，看着他的车子消失在巷子的另一头。

等雨蓉躺到床上以后，她瞪着天花板，胃疼终于稍微有些缓和的迹象。没事的，她告诉自己，只不过因为今天是星期五，才会那么倒楣，等星期五一过完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……然而，此刻时针才指着九点钟，星期五还没有过完。

“铃！铃！”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。

雨蓉几乎是从小床上跳起来的，双眼睁大看着那具电话，呼吸顿时困难起来。

别怕！她拍拍自己的胸口，说不定是林士乔打来的，他可能还在担心她的身体状况，才会打电话来问看看的。这么想着，她就稍微安心了一些，拿起电话柔声道：“喂！”“我看见你了。”话筒那端传来的声音好冷、好沉，让她的心跳霎时，停止。她不可能听错的，那是毕维麟的声音，她听了九年的声音！

她没有回答，握着话筒的手开始颤抖，她甚至没有勇气挂上电话，尽管两人已经分开，她还是不敢挂他的电话。

“我有东西要还给你。”“什么……东西？”她的声音是颤抖的。

“当然是你的照片了，你总不会希望我保有它们吧？”“请你……烧了它们就好……”她连看都不想看。

“你就这么信任我？以为我会乖乖的烧了它们吗？还是你自己来拿吧！让一切都做个彻底的结束。”他的语气平静之至，仿佛只是在谈一笔生意。

雨蓉无话可答，他说的确有理，但是，要她再踏入那间屋子，要她再次面对他，却是她无论如何都不想做的事。

他似乎猜到了她的心思，转变为威吓的口吻说：“十点以前，我看不到你的话，我就找人把照片送去给那个男人。”“你不可以……”她的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陡然被挂断了。雨蓉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放下电话的，她的手虚弱得没有一点力气。直到她的小猫走到她身旁，“喵！喵！”叫了几声，她才从震惊之中稍微醒过来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脑子一片混乱，完全理不出头绪。

过了十分钟，她勉强站了起来，穿上外衣，拿起皮包，却没有勇气走出门，没有勇气再去见他这一面。时针走动的声音如此清晰，她已经没有时间迟疑了，于是，她咬了咬牙，终于迈出沉重的脚步，打开门走出去，到楼下挥了挥手，招到一辆计程车。

“小姐去哪儿？”计程车司机问。她说出了那个熟悉的地址，不点也不需要重新回忆，此刻，她有些憎恨起自己，因为，她竟然还是没有忘记这一切……“到了。”计程车司机说。

雨蓉呆了一下才回过神来，“谢谢。”她付了车钱，那司机一边找钱，

一边关心地问：“小姐，你脸色不太好呢！”“我……我没事，我很好。”她故作镇定的说。是的，她会很好的，她会熬过这个星期五的，她必须相信自己！过了今晚，她就能拥有平静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了！

雨蓉下了车，走到大楼前，正想拿出钥匙来开门，却发现自己早已丢了那串钥匙，因此，她只好按下门铃。

大门立刻被打开，透过监视器，他早就看见了她，因此，他什么也不问就开了门。

雨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搭上了电梯，直到十三楼停下。

屋子的门也是开的，毕维麟显然已在里面等着。她悄悄的走进屋子，关上门，客厅里没有人，书房却传来亮光，于是，她先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然后慢慢推开书房的门。

毕维麟就坐在书桌后面的皮椅上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电脑荧幕，似乎不把她的到来当一回事。

这还是她第一次看见他在书房里的景象，过去九年来，他们只有在主卧房相见，此时看见他身穿西装处理公事，仿佛彼此间淡漠的距离又更加远了。她站在门边一、两分钟以后，他才抬起头来，说了声，“坐。”雨蓉选了个离他最远的位子坐下。

“一个月不见，你看起来还不错。”他站起身，从玻璃柜中拿出一瓶威士忌。

她没有回答。她一看到威士忌就害怕，那会勾起她不愿想起的往事。

他给自己倒了半杯酒，像在闲聊一般问：“那个男的就是你相亲的对象？”她僵硬地点点头。

“你不打算告诉他我们的事？”她自然是用力的摇头。

他哼了一声，“看来你也不算笨嘛！要是说出去的话，你心目中美满的家庭梦想大概就要毁了。”雨蓉抬起头，硬挤出声音说：“照片呢？”“要我还你？可没这么简单！”“可是你在电话里说……”她心慌的问。

他打断了她的话，“原本我是该还你的，但是，我又改变主意了。”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她背后升起一阵寒意。

“看见你依偎在别的男人怀里，我竟然……很不能习惯！”他的嘴角浮现一抹自我嘲讽的笑，像是有点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，人总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它的控制，连我也不能例外。”雨蓉咬紧下唇，否则她怕自己会尖吼出声。

“仔细想了一想，我决定了，我毕维麟用过的女人，就不能让别人再用！换句话说，你这辈子只能有我一个男人！”什么？难道他想囚禁她一辈子，不让她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吗？“你……你别太过份了！我是人，不是物品，这次我不会再任你摆布了！”相对于她的激动，他的反应只是喝了一口烈酒，然后走到她面前俯视着她，眼底写着残酷和自信，“你以为你反抗得了我吗？九年前，你就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”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不放过我？”她呐喊出声。

“我说过了，习惯使然。”“你就快和戴小姐结婚了？”她若想当我的妻子，就得接受我的一切，包括我的情妇。”“你还要我每个星期五过来这里吗？你答应过让它结束的！”雨蓉忍不住提高了音量，这让他的脸色立刻一沉，“没错，星期五的约会的确已经结束了，从现在起，我要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，我要你做我专属的情妇。”雨蓉闻言更加震惊，她不能接受，她一点都不能

接受！她稳住发抖的双腿，坚强地站了起来，虽然和他的距离只有十公分，却仍稳住了自己的声音说：“我拒绝。”他挑起一边的眉毛，轻松的回答：“你有资格拒绝吗？我随时可以把照片公开的，送到你的办公室，送到那个男人家里，或者……干脆成立一个网站来公开展览，相信传播的效果会更快速，也更国际化。”“你不能这样威胁我！”她再也受不了如此的对待，她要自由，她要未来，她要全新的人生！

“我为什么不能？”他反问。

“我不管你是不是要公开照片，我不在乎了！”“即使你会没有工作？没有男友？”“没错！”她昂起下领，痛下决心，“我受够了，就算身败名裂，我也要离开你？”他眯起双眼，口气中有些不确定，“你……就这么恨我？”“我恨你！我恨透了你！”她不想再委曲求全了，她憎恨这种无力的感觉。

他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“我懒得管你对我的感觉，总之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”“我会走的！我要离开台北，我……我要出国，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！”索性一走了之吧！她对这里还有什么好眷恋的？但他很快的便驳斥了她的想法，“你哪里也去不了，我只要派出几个保镖，你的行动就在我控制之内了。”雨蓉身体一颤，“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以告你妨害人身自由，我甚至可以告你这几年来以照片威胁我的罪名！”“告我？这是个很好的主意，可惜你不会有这么做的，因为不管你到什么地方，都会有人监视着你，不会让你做出蠢事的。”这么说来，她根本是陷在天罗地网里，没有一丝逃脱的可能性了！

她神情恍惚地摇了摇头，“你是认真的？”“九年前我就说过了，我们之间是不会结束的。”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，将杯子放在一旁。

雨蓉霎时无法言语，没想到他竟然一直都记着那句话？而且要付诸实现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命运为什么要这样开她玩笑？她为什么总是逃不出这星期五的噩梦？这原本应该是最美好的圣诞节，所有的希望和美梦却也在这天离她而去，留在这里的，只剩没有灵魂的躯体。

“接受现实吧！”他以平静的口气说。

她抬起头，望进他深沉的双眼，陡然之间，所有的怒气和愤慨都上升起来。她不管那么多了，是他逼得她走到这绝路！她举起双手，用力挥向他的身体，“如果你从来没打算放开我，你又何必给我自由的希望？你让我以为可以有另一种人生，但你现在又剥夺了我的梦想！我究竟是欠了你什么？就为了九年前我顶撞你、招惹你，我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？这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。”她捶打了几下，毕维麟就捉住她的双手，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，却是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放我走……我求求你……放了我！”她的声音开始哽咽，无可抑止的酸楚涌上心头，滚烫的泪水也随之滑落。这是第一次，她在他面前失去控制，无法克制地落下眼泪，即使是在她失去贞操的那一晚，她都没有掉过一滴泪，但此时此刻，她却哭得像个孩子，因为她仿佛失去了最心爱的玩具，她再也不能好好地演出她的家家酒了……看到她哭得梨花带雨，他仍然沉默不语，却温柔地将她扶到沙发上坐下，让她靠着他的肩头尽情哭泣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雨蓉总算稍微停下了哽咽，泪眼模糊地抬起头，最后一次恳求他，“放了我。”他的双眉紧锁，“不可能。”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她真的不懂！

“我的东西，我的女人，绝对不可能和别人分享。”他冷淡地回答。

难道就为了他那莫名其妙的占有欲，就要牺牲她一生的幸福和快乐吗？

雨蓉开始觉得寒冷，眼前这个男人根本是冰做的，他体内没有一滴温暖的血液。她试着想推开他，就算她不能摆脱他的控制，她也不要再当一个听话的傀儡娃娃了！

毕维麟却执意拥抱住她，“你听懂了吗？你是我的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”“我不要……我绝对不要……”看到他坚持顽固的表情，她也明白自己根本战胜不了他，于是，她的眼泪又落了下来，这是九年来所有的委屈、痛苦和压抑，此刻都纷纷化作泪水奔流而出。

看她又哭成了个泪人儿，他却没有丝毫软化的迹象，只是抚摸过她的长发，深深叹息着说：“傻瓜，何必哭成这样？哭瞎了眼也是没有用的，我永远都不会放你走，千万别想反抗我，你会发现后果不是那么有趣的。”“我恨你……”她虚弱的声音，含着无限的怨怒。

“很好，我就怕你爱上了我呢！为了庆祝我们达成共识，喝一杯吧！”他拿起桌上的那瓶威士忌。她睁大了眼睛，立刻摇头，她痛恨任何有酒精的东西，当初就是酒害了她！

“我不喝，你别再对我这么做！”她用力挣扎着要闪躲。

“这是唯一可以让你平静下来的方法。”他不让她有机会逃避，以嘴对嘴的方式喂她喝下酒，这情景就像九年前一模一样，历史又重演了？雨蓉聚集所有的意志力，想要逃脱开这可怕的对待，但是毕维麟的力气，加上酒精的效用，却让她逐渐失去意识，无力挣脱。

“不要……”“听话，再喝一口。”他低下头，又让她喝下一口浓烈的酒。

雨蓉已经看不清楚了，眼前好像有十个毕维麟，每一个都对她伸出魔手。要将她推落无底的深渊。当她闭上眼睛，无助地倒在他怀里，最后只隐约听到一句话：“你还是喝醉了比较可爱……”可爱？雨蓉心想，自己一定是听错了，这不会是毕维麟对她说的话，他的字典里不会有这样的词汇……

第六章

阳光耀眼的早晨，雨蓉在全身酸疼、头昏异常的感觉中醒了过来。

这是星期六的早晨，就像过去她所度过的每一个星期六一样，她总是在八点钟左右醒来，冲过澡离开这屋子。

但是此刻，当她一转过头，却看见睡在枕边的毕维麟。

说来有些不可思议，在这九年之中，她从未看见他熟睡的样子，因为他们总是黑暗之中拥有对方，每当晨光照进房里时，她不是孤独地醒来，就是看见他已经在着装，准备出门。因此，这还是她第一次看见他睡在她身边，这让她有些不习惯。

她看着他熟睡的脸庞，下巴冒出了一些胡碴，眉头不再紧皱，表情不再僵硬，感觉上似乎比较像是一个“人”了。

但是，这个男人却毁了她唾手可得的幸福……她退缩了一些，不愿如此接近他，但睡梦中的毕维麟仍不肯放过她，双手双腿紧紧地纠缠着她的身体。才稍微一动，她就感觉到身上许多地方酸疼不已，昨晚她喝醉以后，他不知道又对她做了多少为所欲为的事，让此刻的她只有筋疲力竭的感觉。

睡梦中的毕维麟翻了一个身，整个高大的身躯压在她身上，雨蓉倒吸

了一口气，想推开她却无法办到。

“你好重……拜托走开……”她都快窒息了。他却似乎没有听见，咕浓了一声，就把脸埋进她的长发里，全身的重量几乎要将她压扁了。

“你快起来！”她的小拳头落在他宽大的背部。毕维麟总算有反应了，挣开惺松睡眼，看了她一眼，没说什么的继续睡。老天！他这是故意惩罚她吗？他凭什么？他以为他是谁啊，雨蓉开始生气了，在他身下不停地扭动挣扎。

毕维麟又挣开了眼睛，淡淡地警告说：“别乱动了，你是想再来一次吗？”她一时不懂他的意思，随后，她察觉到他的兴奋状态，这让她立即羞涩地停下动作，满怀警戒地看着他。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”她终于问。

“这是我家。”他回答的神情，仿佛她问了一个笨问题。

“可是以前你都会先离开的……”“现在开始不一样了！”他断然说道。

她眼里写着困惑和疑惧，不明白他究竟想要怎样的改变。

他也不多做说明，只是支起身体，解除了对她的压迫。她正觉得松了一口气时，他却一把拉开被单，两人赤裸的身体在晨光中一览无遗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雨蓉赶紧抓了枕头遮住自己。

“很久没有好好看你了。”他说得很自然，轻松地拉开她的手，将那多余的枕头丢开。

“不要！”她或许能接受在黑暗中被他占有，但是在这明亮的阳光下，她却不愿看见自己臣服在他身下。这是种莫名的执着，因为，她心底还存有一份傲气。

毕维麟没花多少力气，就将她的双手高举过头，握紧不放，然后他想了一想，拿起床边的男用皮带，三两下就将她的双手绑紧。

“你……”她惊恐的眼睛瞪视着他。

“是你不听话，我只好这样做。”他说得毫无愧疚之心。

“你这恶魔！”她紧闭上眼睛，不愿看见他注视她的模样。

他离远了一些，隔着一段距离观察她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跟九年前没什么两样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雨蓉不懂他的意思，她也不愿意去懂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双唇和双手开始探索她的曲线，那节奏是缓慢的、慵懒的，像是要尽情地品尝她、享用她。

雨蓉无法克制自己的颤抖，她拼命想挣脱皮带，却只是更加浪费力气，现在她全身都虚弱得像个初生婴儿一样。

“不要这样……”她仍在做无谓抗拒。

“不要哪样，那么这样呢？”他的唇换到她的左胸，轻轻地舔吻起来，他只是用了嘴唇、舌头和牙齿，但每一个小动作都几乎要让她崩溃。她感觉到自己全身在发热、发昏，这是她怎样也无法压抑的。

“你身体变成粉红色的了。”他颇有兴味地观察着她，晨光中的她有一身雪白的肌肤，如今却在激情当中透出粉红色泽，除了双颊、嘴唇、耳朵、颈子、胸前，还有每一处他吻过的肌肤，都粉得那么诱人、性感。

“不要看我……”虽然两人肌肤相亲早已不是第一次，但这样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却让她难为情极了。

“为什么不？我要看个仔细，我要看你是怎么在我身下融化的……”他言出必行，低下头吻遍她的身子，立刻引得她娇喘连连。

这时，她想起一件重要的事，连忙睁开眼说：“我这个月没有吃避孕

药……”因为她以为星期五的噩梦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她就停止了服药，谁晓得如今却又……他停下了动作，看进她慌乱的眼睛，“看来是来不及了，昨晚你就该告诉我的。”“这还不都是你害的，才会让我醉到不省人事！”“既然如此，又何必亡羊补牢呢？”他打开她修长的双腿，轻轻试探。

察觉到他的意图，她全身都僵硬起来，“你再继续的话，真的有可能……有可能会……”“可能会怀我的孩子？”他接下去说，“那又如何？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很优秀的。”“我们不会有孩子的，因为我不要！”她怨声道。

他的眼神一沉，这也是他发火之前的预兆，“你不要我的孩子？你敢？”“我不要我的孩子成为私生子，就像你一样！”她忍不住脱口而出。

这话真的惹怒他了，他双手掐住她细致的脖子，“不准再说这三个字，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名分！”“可是……你明明要和戴小姐结婚的……”“她会接受这孩子的，否则，她别想叫我娶她？”“我不要，我不要把我的孩子送给别人……”她说不出话了，因为他堵住她的嘴唇，封住了她一连串的抗议，而他也在此刻进入了她，把满腔的怒火化成了欲望，一遍又一遍地发泄在她体内，像是要借此惩罚她一样，不顾她的求饶，一次又一次冲刺得更深、更强。

“不准你再说了！否则，我就这样一直惩罚你！”他用力顶上前。

雨蓉无法言语，她根本来不及思考，被这份激情带上了天，也沉入了地。最后。两人一起到达了情欲的高峰，他的汗水滴到她身上，他的种子撒在她体内，他的气息将她完全包围。

“你会生下我的孩子，这辈子你只能有我一个男人，听到了吗？”他拥紧了了她，不准她退缩开来，还是深深地埋在她体内。

雨蓉无力回答，靠着他的肩头细细喘息。这……这就是清晨做爱的滋味吗？她从未尝试过，真的好可怕、好可怕……因为在阳光的暖意和明亮中，她清楚的看见自己融化、陷入、降服的过程，再也无法欺骗自己，她的身体确实背叛了她的心……终于，毕维麟离开了她的身上，也解开了她手上的皮带。

她清楚地听到他沐浴的声音，穿衣的声音，以及脚步远离的声音，但是，她就是不去看他一眼。直到屋子的门被关上，过了很久以后，她才有力气走下床，彻底地清洁自己，用力地洗刷所有的气味，只是，那火烫的记忆却还是挥之不去。

她换上昨晚的衣服，拿起皮包，想要离开这屋子。但是，当她一打开大门，却赫然发现门口站着两个男人，都穿着蓝色的守卫制服。其中二个以很平静的声音问：“赵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”“我要回家。”她尽量不让自己颤抖。

“毕先生吩咐过了，请赵小姐留在屋里，等一下会有东西送过来，要请赵小姐点收。”那名守卫不卑不亢地说。

“我不能自由行动吗？”抱歉，我们奉命要保护赵小姐，一切请等毕先生回来以后再谈。”雨蓉瞪视着这两个身强力壮的守卫，终于选择关上了门，重新走回屋内，在沙发上无力地坐下。怎么办？她竟然哪儿也去不了？她能向谁求救呢？她苦思了许久，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这时，大门却被打开了，一名守卫走进来通知她说：“赵小姐，东西送来了。”雨蓉站起身一看，只见好几名工人正抬进一箱箱的纸箱，不断的堆放在客厅里，动作之迅速，一下子就堆满了一座小山。

“这……这些是什么？”雨蓉不解地问。

“是毕先生吩咐的。”工人们这样回答。

最后，工人拎进了一个小笼子，里面正是雨蓉养的小猫，她这才高兴地喊了不声：“咪咪！”雨蓉接过笼子，终于明白他们是将她的家当全搬过来了，不用问也知道，这是毕维麟的意思。

“我们抓了好久才抓到它呢！”一名工人微笑说，随即和其他人离开屋子。

守卫们再次将门关上，这屋子又只剩下她一人了。

“喵！喵！”小猫开始叫着，对这陌生的环境感到害怕又好奇。

好大的屋子，好空洞的地方，这就是她的监狱吗？雨蓉看着四周这么问自己。

不，她不是孤单一个人。雨蓉打开笼子让小猫自由，心想，至少她还有一只猫陪伴，否则她或许会发疯。忙碌了一下午，雨蓉终于将自己的东西都安放好了，一边整理的时候，一边想着未来的生活。或许她是暂时必须要住在这里了，既然如此，她就要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，不管毕维麟会有什么反应。傍晚时分，她将所有的纸箱堆到门口，打开大门，那两名守卫仍站在原地。

雨蓉开口就说：“你们不让我出去，那你们去丢垃圾。”两名守卫楞了一下，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终于，其中的一个咳嗽了一声，简短地回答道：“可以。”“还有，我要买这些东西。”她列了一张清单，交到另一位守卫手中。

“买东西？”守卫更加疑惑地问。

“我饿了，要煮晚餐，还需要一些日常用品，这些费用你们跟毕先生要就是了。”她说得一点也不惭愧，反正这是毕维麟欠她的。

“我们会请示毕先生的。”守卫没有立刻答应。

“谢谢。”雨蓉关上了门。

过了一个小时以后，守卫按了门铃，将雨蓉所需要的东西全拿了进来。”就是这些没错吧？”“是的，非常谢谢你们。”雨蓉不吝惜的给他们一个微笑，虽然他们的脸色看起来还是非常僵硬。不管他们了，总之，有了这些材料，雨蓉就可以照自己的步调来生活了！

她打开收音机，转到最喜欢的台北爱乐频道，听着能让她心情平静下来的音乐，一边和小猫玩，一边开始做晚餐。说来或许很荒谬，她遭受这样的打击，应该是要怨天尤人。哭成一团的，怎么还能平心静气的继续过日子呢？或许这九年来与众不同的生活，已经让她学会了要如何调适自己，如何面对现实吧！

不这样的话，她可能早就活不下去了。

晚餐做好的时候，小猫咬了一包面纸，钻到桌底下，雨蓉微微一笑，这是小猫很喜欢的游戏，它总喜欢把一些小东西咬走，然后让她找不到。于是，她蹲下身子，“咪咪！

别玩了！”小猫钻来钻去的，她也跟着趴在地上，和猫咪玩起游戏。

这时，屋子的门被打开了，雨蓉却没有听见，继续和淘气的小猫玩耍。

“咪咪，还给我！别闹了！”她伸手一抓，却又让小猫逃走了。

当毕维麟走进屋子里时，看见的就是这副景象。餐桌上摆着热腾腾的菜肴。餐桌下有一只白色的小猫，还有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人。

坦白说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看见这种画面。印象中，他的屋子总是安

静的、冷清的，不会有人和小猫的声音，也不会有古典音乐。印象中，雨蓉总是倔强的、压抑的，不会有开怀的笑容和表情，也不会有趴在地上玩耍的可能性。而今，所有的印象都在一瞬间瓦解了。毕维麟瞪着这一幕，不知该如何反应。

“喵！喵！”小猫察觉到陌生人的到来，警戒地叫了起来。

雨蓉回头一看，赫然发现毕维麟就站在她身后！他手里拿着公事包，身上穿着深灰色西装，脸上戴着无框眼镜，看起来十足的企业家气势。但是她自己呢？竟穿着 Kitty 猫的围裙，趴在地上和小猫玩耍！老天，看来这场战争她这没开打就输了！

毕维麟注意到她翘起的臀部，那曲线立刻引发了他的反应。该死！他都不知道要过她几百、几千遍了，居然还是这么容易就冲动起来！

雨蓉的脸上羞红了一片，急忙站起来，说不出半句话。

由他那僵硬的表情看来，他内心一定非常震惊，她居然在他的屋子里玩耍，这绝对不会符合他理想中的标准情妇的模样。

“喵！喵！”小猫走到雨蓉身边。

雨蓉抱起了小猫，搂在胸前，轻声安慰。他死命的瞪着那只爱撒娇的小猫，有点嫉妒它竟然尚在她的胸前，还能得到她双手的安抚。天！他一定是哪里不对劲了，才会开始对小动物吃醋！

雨蓉没错过他那锐利的视线，他为什么要这样瞪着小猫？难道说他很讨厌猫吗？两个人沉默得有些尴尬，只有音乐继续悠扬地传坛，而那很巧的正是安德鲁·洛伊韦伯的音乐剧作品“猫”。

毕维麟的眼光环绕四周，发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东西，像是墙上的印象派画作，柜子上的瓷器花瓶，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……雨蓉看着他打量这一切，以为他要发脾气了，连忙开口说：“那是因为你叫人把我的东西都搬来了，所以……”他耸了耸肩，不做任何评论，眼光却落到桌上的菜肴。雨蓉双手交握，紧张起来，“你……你要吃吗？反正这些都是用你的钱买的。”拜托，她在说什么啊？她是不是紧张过头了？他一句话都没说，她却开口邀请他一起吃饭？这实在不是一个被迫的情妇该说的话！但在他的严峻神色之下，她就是忍不住乱了方寸。

毕维麟看了她好一会儿，她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讽刺的话，但没想到他却放下公事包，坐到了餐桌旁，不过，他没有动手，因为桌上还没摆碗筷。

雨蓉楞了一下，才想起要去拿碗添饭，于是，她添了两碗饭，拿了两副筷子，在他对面坐下。

毕维麟开始用餐了，他吃得很慢、很细，仿佛吃饭是一件很严肃、正经的事。

雨蓉却是有些食不知味，当初她会去学烹饪，也是为了自己对家庭的一个小小梦想，希望能煮饭给她的丈夫和孩子吃，没想到第一个尝到她手艺的人，竟会是这个恶魔般的男人。

她抬起头偷看他几眼，其实，这也是她第一次看见他吃饭的样子，两人相识长达九年，却还是头一次共同用餐，他们之间也真是荒谬得很。

吃饭的时候，两人一句交谈也没有，只有音乐持续仍在空中飘扬。这时，小猫跳上了餐桌，“喵！喵！”叫了几声，向雨蓉讨东西吃。

雨蓉谨慎地看了毕维麟一眼，发现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便招呼小猫吃鱼肉，把鱼刺挑出来，让小猫大啖美食。

可是，小猫吃得还不过瘾，竟然大着胆子走向毕维麟，一口咬掉了他碗里的虾子。

“咪咪！”雨蓉惊讶的低喊，心想，毕维麟一定会发火了！

但他只是诧异地看着小猫，眼中的不敢相信胜过被打扰的怒气，他这辈子从未养过宠物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

“咪咪！不准你上桌来了！”雨蓉抓起小猫，将它放到餐桌下。

小猫咬着猎物，头也不回的跑到一过去了。

雨蓉担忧地看着他的反应，出乎她意料之外的，他的眉头未曾皱起，嘴角反而有一丝笑意。笑？这不是他会有的表情，他该不会是被小猫弄得有点不正常了吧？雨蓉继续默默的吃饭，却不晓得自己到底吃进了什么东西。

用餐结束后，毕维麟拿起公事包，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书房，显然他是要开始工作了；他似乎是个工作狂，随时随地都只想着工作。以往有时她会在周五的半夜醒来，常常发现书房的灯亮着，而他就在里面打着电脑或讲电话。雨蓉望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，起身将一切收拾干净，直到再也没有别的事该做，才鼓起勇气走到书房的门边，轻轻敲了几下。

他抬起头，眉毛一挑，似乎在问有事吗？“我……我明天要出去，你要找人跟着我也可以，总之，我不想闷在这里。”他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看来，他脑子里还有一点理性存在，雨蓉总算放心了些，于是又提出要求，“还有，我星期一要去上班，我不能不上班的。”他也没有意见，又点了头。交涉顺利，雨蓉没什么要说的了，便准备转身离去。

这时，毕维麟终于说了今晚的第一句话，“只有一个条件，不准去找那个男人。”雨蓉的背部僵硬了一下，过了一阵难捱的沉默，她才悄悄的点了头，因为她明白自己是没有选择的。

屋子里有五个房间，雨蓉找了其中一间客房，将自己的书籍、电脑等物品放置其中，布置成了一间她自己的书房。不过，她没敢给自己找另一间卧房，唯恐毕维麟会气得拆了这屋子。

于是，她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听着悠扬的音乐，拿起一本教育丛书阅读，小猫玩得累了，在她身边睡着了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。

这一切一切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没有任何改变，可是隔壁房间里，却有一个威胁她、囚禁她的危险男人……直到十一点，她才放下书本，走到卧房的浴室里，放了满满的热水。

浴池依然是大得莫名其妙；简直可以在里面游泳或潜水，一个人泡澡确实有些孤单，不过，她也习惯了这样的孤单，毕竟她单身都二十七年了。此刻；虽然是某人的专属情妇，却也像是一个人自己生活一样。

就在雨蓉浸浴在热水中时，毕维麟悄悄的走进了卧房。这是他早已习惯的地方，毕竟都住了十多年了，但此刻，桌上多了女性的用品，空气中漂浮着花的芬芳，衣柜里除了他的衣服，还有更多各式各样的女装。毕维麟在床边坐下，有些不能适应这样的改变。

到底为什么他会要她搬过来跟他一起住呢？是因为她先说了要结束吗？是因为看见她和别的男人亲近吗？是因为她在他面前第一次哭了吗？还是因为这不过是九年来的习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？他一向精明的脑子，这时却想不出答案，不过，究竟是想不出来？还是不想说出来呢？这就有待商榷了。

“喵！喵！”小猫走进房里，沿着他的脚边磨了几下。

他低头看着那白色的小动物，犹疑地伸出手摸了一下，从他有记忆以来，他从未对猫做过这种动作。其实，感觉还不坏。

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，他有些心神荡漾起来，像是被什么牵引着一样，走近了浴室的门边，悄悄推开门，看见白色的蒙雾里，一个白色的人影浸在水中。

因为浴池实在太太，雨蓉孩子心性一来，就潜进了水里，玩起吸气闭气的游戏。”呼！好玩！”她浮潜了一会，从水面抬起头，不停的喘着气。

但就在她拨开额前的长发，却意外看见毕维麟站在浴池旁边，他的眼神里带着研究的意味，像是很好奇她这样的举动。

雨蓉的脸颊立即红了起来，“你怎么可以进来？”而且还这样偷看人家！

他在浴池边蹲下，手指缓缓滑过温暖的水流，“为什么不可以？这屋子是我的，这浴室也是我的，还有他的手抚上她裸露在水面的肩膀，“这也是我的。”听着他如此霸气的宣言，她心里虽然气愤，却也不能反驳什么。

看着她嘟嘴的表情，他唇角浮现慵懒的笑，“泡在这里好像很舒服的样子。”“你随时都可以泡在这儿的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我从来没泡过，我没有这种时间和心情。”噢！对了，她想起来了，这几年每次听到他在浴室里，都是淋浴的声音，确实没见过他泡澡的样子。看他此刻的神情有些落寞，不太像他平常该有的样子，她也不晓得为什么，直接就开口问：“你想泡吗？”

“你……是在邀请我吗？”他眼中露出邪气。

雨蓉真想咬掉自己的舌头，她为什么老是说话不经大脑呢？平常的她不是这样的，这几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自从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之后，简直就是只有让她的智力退化而已。

“我才不是这意思！”她连忙摇头，“我已经洗好了，我……我要出来了，你自己慢慢泡吧！”“可是……个人在这里很孤单……”他却故意这么说。

“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！”她的肩膀立刻缩进水里。

“说不定有办法。”他站了起来，开始脱下衣服。雨蓉慌乱地看着他，背部已经贴到最边缘的地方，她是想逃，但却无处可逃。

“你确定要泡澡吗？其实……这也不怎么有趣的，我是说真的……你可能会在这儿睡着……然后就感冒了。”她开始语无伦次了。

“让我试试看就知道了。”终于，他步进了浴池坐下，双手环着池边，露出满意的表情，“确实很舒服。”“呃……”她努力伸长了手，终于抓到毛巾，“你请慢用，我先出去了？”她一站出水面，就拿毛巾包住自己，想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现场，但是，毕维麟却双手一带，将她从背后拉回了浴池里。

“别这样！”她忍不住惊叫。

他从后面环住她的腰，让她坐到自己的腿上，从背后靠在她耳旁说：“是你邀请我的，你怎么能临阵脱逃呢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雨蓉说不出话来了，白雾迷蒙中，他的手开始上下摸索，他的唇烙出火热的印子，浴池里的水仿佛就快沸腾起来，她不禁在恍惚中任思绪沉浮。

“放开我……拜托……”她就快克制不住自己了。

他轻咬着她的肩头，没有打算放开她的意思，“这里确实是个有趣的地方，以后我会常常来泡澡的，当然是跟你一起。”“我……我才不要呢！”她赶紧拒绝。

他以行动作答，略微粗糙的手指抚过她柔嫩的肌肤，带来一种难以言

喻的感受，当他一路吻下她白嫩的背部，双手也扶住她的细腰，让她靠在浴池边缘。

“你……你想怎样？”她感觉到他的灼热贴着她，让她忍不住颤抖起来。

“我想这样！”话落，他就从后面深深的进入了她，随着每次激烈的动作，哗啦的水花声不断响起，像是在回应他们的激情。

“天……”她忍不住轻叫了出来，但她随即又强迫自己咬紧嘴唇。

他仿佛有意要折磨她，让她不得不发出喘息的声音；她似乎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了，在他制造出的狂乱情潮中，她只能随之攀附起伏。

“还想要吗？”他故意问。

“不要，我不要了……”她当然这么回答。

“你不要，我却要？”他又加强了力量，不断地来回占有她。

最后，她先投降了，然后他也得到了满足，两人一起陷落在温暖的水流中。雨蓉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她闭着眼睛娇喘着，全身都像要散开了一样。

“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很喜欢泡澡吗？”他拂开她的长发问。他这是明知故问，她瞪了他一眼，却只是让他低笑了几声。

“好可怜的孩子。”看她娇柔无助的模样，似乎让他心情很好。他低头吻住她，又是一记让她头晕目眩的热吻。

终于，他抱起她走出浴室，将她放在床上，仔细擦干了她身上的水珠，这时，她已经疲倦到极点，几乎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。

在她双眼闭上时，感觉到他在她的脸颊上印下一吻，仿佛也听到他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的邀请。”唉！她这是招谁惹谁了？

第七章

星期日的早晨，雨蓉在昏沉中醒来，发现身边已经没有毕维麟的身影。他走了吗？她正迷惑着，心底觉得一阵怅然若失。这时，她却听到书房里传来声响，那像是电脑的键盘声，印表机的列印声，还有传真机传送文件的机械声，听起来会以为里面坐着一个机器人。

看来，他真的是个工作狂呢！她除了看他吃饭、睡觉，洗澡以外，其他的时刻几乎都在工作。感觉上，他似乎有些悲哀，不过，或许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吧！

雨蓉挥开莫名的想法，撑起虚软的身体，下床换过一件浅紫色的连身裙装，便想离开这屋子，她没办法在星期日工作，像毕维麟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极端了。说起来，他这个人全身上下，又有哪里不极端呢？雨蓉一边想着，一边走到大门口穿鞋，突然，有一双手握住她的肩膀。

她吓得震了一下，转过身一看，正是脸色不太好看的毕维麟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他的语气像在审问犯人一样。她吸了一口气，勉强保持镇定，“我……我昨天就告诉你了，我要出去……走走，你可以找人看着我，你不是……点头了吗？他阴沉的神情和缓了一些，双眼盯住她一会儿，终于说道：“等我一下。”他转过身走入书房，过了两分钟左右又走出来，和刚才唯一不同的是穿上了黑色的西装外套。

他没说什么话，直接打开大门，外头的守卫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。雨

蓉心想，或许只要毕维麟在她身边时，守卫们就可以休息了吧！

“走吧！”他按下了电梯按钮。

“走？你今天还要上班吗？”她傻傻地问。

两人走进了电梯，他按下地下室的钮，“今天不上班。”“那你还要去哪儿？”她不假思索地问，突然发觉自己的口吻很像老妈子，他要去哪儿关她什么事？反正他们又不同路！

但接下来毕维麟的答案却让她无比诧异，因为他竟然说：“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”“啊？”她呆住了，他在说什么啊？电梯门开了，他将她拉出电梯，走向停车的方向，“你要去哪儿？”“我想……我自己去就好了。”他摇摇头，将她推进车里；“要有人看着你才行。”“不是……有守卫吗？”“我放他们假了。”他坐到驾驶座，系上安全带，看她还楞楞的模样，便弯过身替她系好安全带。他的手指轻轻抚过她的胸部，像是一点也不在意她会有什么反应，完全把她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。

她陡然之间清醒了过来，“我……我才不要和你一起去！”她一说完话就捂住嘴，糟糕，她一定惹怒他了！

果然，他的眼神一暗，双手紧握住她的肩膀，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看看！”雨蓉咬紧下唇，不敢再吭声了，这一刻，她不得不对自己承认，她怕他，一直都很怕他。

但他的怒火并没有持续下去，他只是叹口气，放开了她的肩膀，手指抚上她的嘴唇，不让她再虐待自己。”说吧！你要去哪儿？”他看起来相当认真，他真的要和她一起出去吗？这对她来说简直是……活受罪！

“快说！”他的耐性有限。

她带着委屈的口吻回答道：“我……我想去……植物园。”他的眉头挑起，对这样的回答有些迷惑。她白嫩的脸颊泛红起来，好像她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。奇怪，去植物园明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啊？在他怀疑的眼光之下，这事好像变成了小孩子才会有的傻主意。

两人沉默片刻，他终于点了头，“我们就去植物园。”他发动车子，开出停车场。雨蓉偷偷看了看他的侧脸，还是那么凛然不可亲近的样子，冰冷的程度和以前没有任何差异。但为什么？他竟然会想要和她一起去植物园呢？雨蓉自然是没有答案，她只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有了些微妙的不同，但又说不上来是为什么……植物园到了，他们下车走到大门口，眼看四周都是一家人、情侣或小孩子们，一派和乐悠闲的气氛。只有他们两人显得有点格格不入，因为毕维麟穿着正式的黑色西装，双手插在口袋中，脸上又面无表情，实在不像是来植物园的模样。

无论如何，他们还是走了进去，默默看着各大洲的植物。温室里的花草，走过小桥流水，花园草地。一开始，毕维麟的脚步快得惊人，雨蓉还站在第一区，驻足观赏一株奇特的花朵时，他就已经走到下一个区域了。当她抬起头，发现身边没有人，不禁露出孩子般迷失的表情。

毕维麟转身走回来的时候，就是看见她这样的表情，那种未经刻意掩饰的脆弱，让他心头莫名一震。

“我在这儿。”他走到她身旁，拉起她的小手。或许是这一幕景象太奇妙了，他心里默默地咀嚼着这句话的意义我在这儿，我不会走远，我不会丢下你，我会一直在这儿……是这意思吗？雨蓉回过了神，含糊地说了声：“噢！”他的视线一直放在她脸上，仿佛这是第一次看见她似的，她被看得有些不

好意思，只好将视线转回植物上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放慢了脚步，随着她停下而停下，甚至，在她走累的时候，也愿意陪她一起坐到长椅上。

“可以坐下来吗？”她先是这样迟疑地问，因为她的双脚已经累得走不动了。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先坐到了绿色长椅上，无言地表达他的同意。

雨蓉有点诧异，又有点感激，不管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，总之，现在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就是她最需要的了。

清风缓缓吹拂，阳光透过叶缝闪耀着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温暖冬日。

雨蓉抬起头，看着蔚蓝的天空，闻着植物特有的芬芳，这里向来是她喜欢的地方，可以让她放松所有的不安情绪。但是……现在身边有毕维麟的存在，却让她有些紧张起来。

除了先前那句“我在这儿”，他一直都保持沉默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厌烦、很无聊，她小心翼翼地偷看他一眼，却发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。咦？这怎么回事？雨蓉正在惊讶之时，他却伸手环住了她的肩膀，把头靠在她的肩头合上眼！雨蓉全身都僵硬起来了，原本还以为他要做什么呢！没想到他竟然靠着她睡着了！他闭上眼睛时，眼底那股傲气消失了，眉间的沉郁也纾解开来，看起来至少年轻了五岁，显得安详而平静。

没想到他也会有这样的一面，雨蓉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感动。他一定是太累了，工作量那么大，难怪他会靠着她睡着了，而她也不忍心推开他，心想，就这样让两人都休息一下吧！

只是很难去想像，如此和谐的时刻，也能出现在他们之间，这人生真是没有道理呵！

雨蓉闭上了眼睛，容许自己暂时忘记一切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雨蓉再次睁开眼睛，却发现毕维麟正凝视着她，原来他早就醒了，而且变成是她倒在他的怀里。

“你……”她微启双唇，却说不出话。

他的表情倒是相当平静，仿佛他们两人这样坐在长椅上是很正常的。

他环着她的肩膀，她靠在他的胸前，眼前是冬日晴朗的蓝空，四周高大的树木环绕，这一切一切都不需要理由，它只是就这样发生了。

“睡醒了？”他的语气也是一贯的平淡。

“呃……”她好像只能发出一个单音而已。

“你还想去哪儿？我陪你去。”雨蓉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，因为她实在难以习惯，跟一个威胁了她九年的男人，居然会有这样和平的时刻！

“你变哑巴了？”他的手指点了一下她的鼻端。

他……他竟然对她做出这种举动？这……这一点都不像是他！

“我……”她紧张得更结巴了。

他的唇角浮现笑意，却不是讥讽，而是温暖的。老天！雨蓉几乎要咬到自己的舌头了，他怎么可能会有温暖的微笑？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毕维麟的身上的！

看她诧异万分的模样，他收敛了笑意，恢复平静表情，“再不说的话，就陪我到公司去加班。”她连忙摇头，她可不想跟他一样变成工作机器，“我要去百货公司！”他点了点头，站起来要往门口走去。突然失去他的拥抱，雨蓉竟觉得有些寒冷起来，勉强跟上他的脚步，他却又毫无预警地停下来，

害她差点来不及煞车而撞上她。他转过身，面部有些僵硬；雨蓉抬起头，不解地望着他。

他一言不发的拉起她的手放到自己的臂弯中，然后，看也不看她一眼就开始往前走，只不过他的脚步放慢了一些。

雨蓉简直不敢相信他的举动，他怎么会要她挽着他的手呢？难道说她睡了一觉醒来，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吗？可是，就算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她也不敢想像毕维麟会有这种表现呢！

但……眼前的一切却是无法推翻的事实，他确实确实是这么做了，让他们两人跟其他情侣看起来完全一样！

雨蓉发现自己的脚步有些虚软，因为她还不能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。她想开口问，又怕惹他老羞成怒；想甩开他的手，又怕他可能会当场气得杀了她。

但是，这么走了几分钟以后，她却觉得其实这样也很不错，能倚着他坚强的手臂，靠着他宽厚的肩膀，给她一种很温暖、很安全的感受。她傻傻地微笑了，情不自禁的更偎近了他一些，沉浸在自己的想像中，因为她长久以来想要的，不就是这般平凡却深刻的感受吗？只不过，她从未想过那对象会是毕维麟罢了。

“这女人怎么了？挽着手她就那么高兴吗？毕维麟默默地打量着她。

圣诞夜那晚，他看见她挽着那个男人的手，似乎一脸很满足的样子，才会让他有一时冲动也想这么做，没想到她还真的吃这一套呢！傻瓜，这样走路只是减缓速度、增加麻烦罢了，女人都是这么不懂效率、没有常识的吗？但是……看着她甜蜜的微笑，也罢，就算这很蠢，还是很值得的！

一直低着头胡思乱想的雨蓉，却未曾发觉身边的他眼中那一抹深沉的情意……到了百货公司，他们来到家具部门，雨蓉挑了一些家居用品，都是她认为适合摆在屋子里的。但她还是不太肯定，频频抬头问他：“你觉得呢？”毕维麟对这些毫无意见，每当她犹豫着是否要买下一件东西时，他就立刻拿出金卡，让售货员去结帐了。

“你也该等一下嘛！我又还没决定！”她终于抬头抗议了。

他不说话，只是耸了耸肩，因为四周的人潮拥挤，他将她更拥近了一些。

“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挑的可都是很好的耶！”她以为他是在敷衍她，拿钱来作为买她的代价。

他还是不说话，看着她白嫩的颈子发楞，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咬她一口。

是的，就在此时此刻，他又想要她了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他不晓得她生气的样子也如此美丽。

“喂！”她终于沉不住气了，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？”如果告诉她实话，恐怕她会当场尖叫吧？毕维麟对这想法不禁微笑起来。

这时，售货员拿来了收据，他签过名字以后，售货员便笑着说：“毕先生、毕太太，我们很快就会把家具送到府上，谢谢你们的惠顾。”“我和他……”才不是夫妻呢！雨蓉原本想这样说，毕维麟却打断了她的话，对售货员说：“如果我太太满意的话，下次我们还会再来的。”雨蓉瞪着他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他是疯了还是怎么了？毕维麟环住她的腰，转向别的楼层，嘴角洋溢着得意的笑。

他又笑了！奇怪，他这一整天微笑的次数，比她过去九年所看到的还多呢！

雨蓉狐疑地看着他，不明白是什么改变了他，总之，他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！这让她不安又迷惑，却也有一种期待的感觉。

采购完毕以后，除了一些较大型的家具由商家送货外，其他的東西都由毕维麟提着。

雨蓉表示想帮忙拿一些东西，但是他坚决地摇头，连一样也不让她拿，只让她还背着自己的皮包而已。

“你的手不是用来做这些事的。”他说的好似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
哼！大男人主义！他以为女人什么都不能做吗？雨蓉懒得理他，干脆让他自己去累死好了。

回到了天母的家，他们搭电梯到了十三楼，雨蓉正等着他开门，没想到他却开口说：“钥匙在我口袋里。”他两手都提着东西，难道是要她从他身上拿出来吗？雨蓉犹豫了片刻，在他催促而不耐的眼光下，不得不伸出手，探进他的西装口袋，可是两个口袋都没有，她只好解开他的西装外套，伸手到他胸前的口袋找寻，但还是空空如也。

“你到底放在哪儿？”她的脸上不禁泛起红晕了。

“裤子里吧！”他的声音有些强忍的意味。

她咬了咬唇，“你自己拿。”“你又不是没碰过我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”他故意激她。

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她从未如此主动碰触过他，此刻又不是在黑暗之中，教她做出这样的举动，如何能不紧张胆怯呢？看他还是执意要她自己找寻，她只好伸手探进他的裤袋，颤抖地搜寻是否有那把该死的钥匙！右边，没有，左边……有了？她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就像钢铁一样，但……好热！

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而她的脸上立刻烧红起来，慌忙地想缩回手，“对不起！”“你在摸哪里？”他立即丢下手里的东西，一把将她用力压到墙上，以自己的灼热紧贴着她，“你这要命的女人？”“是你要我这么做的！”她急忙辩解。

“是你做得太过份了！”他拉起她的裙子，探进她的双腿内。

“我哪有？你……怎么可以这样说？不要，拜托……不要在这里？”“我没办法等，谁教你要先挑逗我！”他让她的背靠着冰冷的墙面，胸前是他高温的身体和索求无度的双手，让她忍不住头晕目眩起来。”“我才没有……你诬赖我！”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

“有！你有！你一整天都在诱惑我，你的每个小动作都在叫我碰你，你不自觉中就流露出放电的眼神！”他说得霸道极了，张嘴就开始吸吮她白嫩的颈子。

“你根本是无理取闹！”她快被他打败了。

“是你不好，是你的错，是你让我要了以后又想要！”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

“可能会有人来……”她拿他没办法了。只好这样提醒他，同时也试着想推开他的肩膀，可双手却无力的像是在爱抚他。

“这层楼只有我们住。”他一路吻到她的胸前，留下轻咬和舔弄的红印。

“可是……有监视器……”“她的呼吸紊乱，浑身火热，这都是拜他所赐，老天！

他竟让她变成一个在电梯门前也会兴奋起来的女人！

“九年前我就把那东西拆掉了！”他脱下她的蕾丝内裤，随手丢到身后。

老天！他是当真要在这理……不会吧！雨蓉瞪大了眼，双腿无力站好。

他打开她的双腿，让她环住他的腰部，开始刺探进去。

她喉中逸出惊呼，“不行！我求你，至少到屋里再说……”他吻住她抗议的樱唇，律动开始加强、加快，两人之间再也没有言语，只剩下愈来愈急的喘息。

雨蓉轻咬着他的肩膀，想忍住喉头的呻吟，但是，他似乎不想放过她，凑在她耳边说：“喊出来，我想听你的声音……我想听……”他的冲刺更深、更快了，每一次都像是要故意逗弄、折磨她似的。

雨蓉再也压抑不住地逸出一声娇柔的低吟，“不要，你这恶魔……我……天啊……”“不要？真的不要吗？”他仔细观察着她脸上的表情，他明白她总是好强的。

“你可恶……人家不要了……真的……”她的小手捶着他的肩膀，脸上的红晕和急促的喘息却泄漏了她真实的感受。

“你这女人……真会让我发疯！”她一声声求饶的呼喊惹得他更加亢奋，衬衫下的胸膛体温高升，摩擦着她赤裸的胸前，两人之间的火花燃烧得更猛、更烈。这火，延烧了好久、好久，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等到两人达到高潮，在彼此怀里调整呼吸时，他们背后的电梯刚好经过了十三楼，在十四楼停下，楼上隐约传来一对中年男女的声音，还有小孩子的嬉闹声。

想到刚才有一家人就在离他们不到一公尺的距离经过，雨蓉脑中就一阵紧张、害羞，万一那家人按错了按钮，现在传来的可能就是尖叫声吧！

等到楼上传来关门的声音，雨蓉才松了一口气。她的双腿无力站直，背部沿着墙壁缓缓滑下，终于坐到了地上。天！刚才那场欢爱真是太激烈，也太可怕了，她没有心脏衰竭而死简直是个奇迹。

毕维麟看起来心情不错，凑在她耳边说：“很刺激吧？”他站起身穿好裤子，一副没事人的样子。

雨蓉脸颊一红，晶亮的大眼瞪住他，接着，又看轻松地从背后的口袋拿出钥匙，可恶！原来他早就知道钥匙放哪儿，他分明是故意捉弄她的！

“站起来吧！难道你还想再来一次？”他打开大门，毫无羞惭之色。

“我……”她很不愿意地承认。“我没力气。”他挑高了眉毛，嘴角似笑非笑的，弯下腰将她抱起，“看来我只好代劳了。”“还不都是你害的……”她小小声地说，双手环住他的颈子。

他对她的抱怨没说什么，只是嘴角一直微微扬起，让雨蓉看得很不可思议。

他抱着她走进房里，将她轻轻放在床上，才又走出门去将所有的购物袋提进来。雨蓉听得到大门关上的声音，也听得到他放下东西，打开冰箱、走到床边的声音，但她实在太累了，累得无法睁开眼看他。这时，小猫爬到床上，赖在雨蓉的身边，为了一整天受到冷落而不平。

但是，毕维麟大手一抓，就将小猫抓到床下去。”喵喵！”小猫努力的要再爬上来，却又被他提到一边去。雨蓉开了眼，看着正在喝罐装啤酒的他，“它只是想跟我玩一下。”“它想怎么样都可以，就是不准跑到床上，我不要任东西挡在你跟我中间。”毕维麟皱起眉头瞪着小猫，他的床上不能有她

以外的第三者。

她叹口气，拿他的霸道没有办法。小猫无辜地叫了几声，毕维麟提着它走到厨房，拿了饲料应付它了事。雨蓉还是躺在床上，一整天下来，在植物园和百货公司走了好多路，刚才又在那么恐怖的地方做爱，让她累得下不了床。

“我要洗澡了，你呢？”他站到床边过问。

他怎么还能那么有活力充沛呢？雨蓉真是一点都不懂，总之，她还是只有那句话，“我没力气。”“看来我是把你累坏了。”他摇摇头，走进浴室放满热水，又回头来将她抱起。

“你……你做什么？”她迷迷糊糊地问。

“替你服务。”他脱掉了她身上被弄皱的衣服，让她坐进宽大的浴缸。

“不要……”搞清楚了他的意图以后，抛开始挣扎。但是，毕维麟也用最快的速度脱光了衣服，坐进浴缸，从背后抱住她，开始轻柔地替她清洗，“别乱动，一切让我来就好。”雨蓉没力气和他争执下去，只能乖乖地躺在他胸前，任他随意摆布。而他出奇的温柔也让她降服了，不去细想他是为什么改变，从她搬到这屋子以后，他转变得里太多，她根本无从了解那复杂而神秘的原因。反正她不想那么多了，只要好好的沉匿这一刻就够了。

“轻一点，刚才你把我那里都咬疼了……”不知不觉中，她甚至还撒起娇来。

“是吗？那可真是我的错了。”他微微一笑，更加轻缓地替她净身。

她发出满足的一叹，在他怀里伸了伸懒腰，小手很难得地主动环上他的颈子。

“乖孩子。”看着她温顺的模样，真的就像个孩子似的，这是她极少愿意呈现的一面，让他不禁涌起一股连他自己也感到讶异的疼惜。

雾气弥漫中，雨蓉闭上了眼睛，静静的感受他的身体和他的双手，却一直没看清楚他眼中的深情……

第八章

星期一，毕维麟开车送雨蓉来到办公室前，只淡淡丢下一句：“下班后直接回家，不准乱跑。”雨蓉看了他的侧面一眼，很难把现在冷漠的他和昨晚热情的他联想在一起，但他却又是同一个男人，这就是他莫名其妙的地方吧！

“知道了。”她无奈地回答，准备要下车。

“等等。”他拉住她的手臂。

“嗯？”她一转过头来，什么话都还来不及说，就被他吻住了双唇。

他以缠绵至极的方式吻着她，像是沉寂百年的火山爆发一样，完全不符合刚才那冷峻的表情。雨蓉楞了一下，无法自己的融化在这热吻里。

良久，他放开了她，脸上依旧高深莫测，看着她脸上的红晕、只是喉头动了一动，便说：“去吧！”雨蓉有如逃命一般的下了车，发觉自己的脸烫得要命，担心同事们会看出她的不对劲。所幸大家都还停留在圣诞节的气氛中，因此，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她晶亮的眼睛、羞红的双颊。

雨蓉一进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桌上的电话立刻响起，是林士乔打来的。

“雨蓉，我订了好多通电话到你家，可是都没有人接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林士乔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担忧。

雨蓉的话梗在喉头，这三天来，她几乎都忘了还有他的存在，这让她感到无比愧疚。

“抱歉，我回杨梅老家去看我妈妈了。”她只好说谎了。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，我还担心着你是不是出事了呢！”林士乔如释重负的说。

“是我不好，我忘了通知你。”“没关系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今晚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”他体贴温柔的说。

“今晚……可能没空。”雨蓉嗫嚅的回答。

“那明晚呢？”“也没空。”她不得不这么说。

“你这个星期哪天有空？”“我……我可能都会很忙，而且我想……我没办法再见你了。”她呐呐的说，为自己不得不辜负他而觉得很难过。

“什么？”林士乔的音量不自觉的提高，“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“很抱歉，我只能说我真的很抱歉。”她的声音里含着无限的遗憾，但她却又不能不对他残忍，因为她不想让他白白浪费精神、心力在她身上。

“我不懂，圣诞节那天明明一切都很好的，为什么突然不跟我见面了？他心急的问，不太能接受这突来的改变。

“我是有原因的，但是，我不能告诉你，请你不要再打来了，对不起。”雨蓉慌乱地把电话挂上，她怕再说下去的话，她可能就要说出实情了。接着，林士乔真的没有再打电话来，但是，每次电话铃响时，雨蓉总会没来由地被吓了一跳。

一直到下班的时候，雨蓉都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度过，正点的时间到了，她拿起皮包，向同事们说了声再见便走出办公大楼。一走出大门，她却看见林士乔已经站在车旁等着她。

“雨蓉，我可以和你谈谈吗？”林士乔满脸期盼的说。

她咬着唇，只能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她移开视线，不敢直视他的双眼，“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是我自己的原因，但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。”“让我送你回家好吗？至少在车上和我谈一谈！”他退一步的说。

雨蓉看看四周，同事们都走出了大门，有些人也开始注意到他们，这里确实不是个谈话的好地方，于是她只好答应道：“就麻烦你送我一程了。”林士乔点点头，替她打开车门，自己也上了车。

“请你送我到天母。”她很为难地说出这句话。

“天母？”林士乔发动了车子，“那跟你家的方向不是相反的吗？”“没错，我要去天母。”“这……跟你说不能再见我的原因有关吗？”林士乔也猜出一点蛛丝马迹了。

雨蓉内疚不已，“是的，对不起。”“难道你心里还有另一个人？”他不得不这么联想。

“他……他在我心里已经九年了。”雨蓉像是在对他坦诚，也对自己坦诚。这九年来，毕维麟确实是她唯一的男人，不只肉体上是，精神上也算是，但恨意却多过了一切，只是这几天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……林士乔的脸色霎时黯然，将她的话误解成另外一种意思，“原来如此，你们这么久的感情，我当然是不可能比得上他的。”“士乔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有想过要

忘了他，因为你”“你是一个很好的人……不，事实上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！”这是雨蓉的真心话。

林士乔叹了口气，“谢谢你这么说。”两人在难捱的沉默之中，车子已经开到了天母。雨蓉进一步说明了地址，林士乔也顺利的找到那栋大厦。

“真希望这段路能再长一些。”他说的是这段车程，也是这段日子。

“士乔，对不起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适合你的人，我……是我自己没有这份福气。”看着他消沉的神色，雨蓉的心好疼、好疼。

他转头望着她，“别这么说，我祝福你这段九年的感情，能有一个美满的结果。”“谢谢你。”虽然她明知那是不可能的。

“你先走吧！让我看看你的背影，让我记得这样子的你。”他勉强微笑。

“再见。”雨蓉点点头，先下了车。

她走了一两步，忍不住回头一看，只见林士乔也走出了车子，站在那儿凝望着她，这让她动容了，林士乔就像个美好的梦，是她期盼已久的梦，而今她却要自己离开他。

她向他挥了挥手，忍住所有的泪水，终于头也不回地走远。

林士乔看着她的背影。坚强的肩膀终于垮下，视线也逐渐变得模糊……

雨蓉一进了屋子，便看见毕维麟坐在沙发上。屋里是暗着的，只有窗外的灯光微弱地照进，使得客厅中的他显得更加神秘难测。

小猫“喵喵”的叫了两声，朝她走来；雨蓉抱起了它走到厨房，放了饲料在碗里，小猫便乖乖的吃起晚餐了。然后，雨蓉又走到客厅里，直觉告诉她，毕维麟绝对有事找她。

她站在离他稍远的地方，看不清他脸上是什么表情，但肯定是相当不悦的因为他的怒气几乎已经烧到她身上了。

“过来！”他低吼道。

她全身抖了一下，慢吞吞地走近几步，在他面前停下。

“脱掉衣服。”他不带感情地命令。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她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。

“我要检查。”“你看到了……我和他……”“我说过不准和那个男人见面的！”他的音量陡然提高，几乎要震破屋顶。

“是他自己来找我……”“那你为什么要上他的车？”“我只是想跟他好好道别，我们没有做什么。”“脱掉衣服，我就会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。”他执意道。

雨蓉内心挣扎了片刻，在他吓人的气势之下，终于还是臣服了；于是，她缓缓地脱下外套、上衣、裙子，全身只剩下内衣和丝袜。他打开台灯，火热的眼睛瞪住她，“继续。”“不要这样……”她的脸颊都像有把火在烧了。

“继续！”他毫不妥协。

她忍住哽咽，将身上所有遮掩的布料都脱下，衣物无声地落在她的脚边，像是一片花瓣凋落。

他看了她很久、很久，直到她的身体开始有了寒意，他才伸出手将她拉下，让她坐在他的大腿上。雨蓉闭上眼睛，不想面对他的视线。

他的手指从她的额头，脸颊，沿着颈项、胸前，直到双腿、脚趾，画

出一条滚烫的线条，像是有小小的火苗在燃烧。

“这个吻痕是怎么来的？”他突然看见她细腰上的吻痕，声音陡然变冷。

“那是昨天你弄的。”她委屈地解释。

“是吗？”他还不肯相信，低下头吸吮轻咬起来，在旁边也如法炮制了一个，让雨蓉像是被烙下标记一样，然后仔细观察比较起来，终于勉强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就算了。这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又发现她臀部上的手印。

“你的手抓着我……太用力了，所以……”雨蓉想起那激情的片刻，脸都热了起来。

“真的？”他伸出大手对照，却没有捏疼她，反而温柔地让她发抖了。

“你够了吧？”她推开他一些。

“不够，我还不满意，我要全部都看个仔细。”他一边触摸她的全身，一边在她耳边呢喃：“这里是我的……这里也是我的……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。”听着他霸气的言语，雨蓉有种发冷又发热的复杂感受。

最后，他“检查”完毕，把脸贴在她的肩膀上，发出深沉的一声叹息，“永远都不准让别人碰你，知道吗？”“嗯……”她觉得全身虚软无力，不知不觉中就顺从了他的话。

两人沉浸在这亲昵的气氛中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握起她的手，抚上他的胸膛，沙哑地要求：“摸我。”雨蓉睁开眼，看进他乌黑的双眸，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要求她，那期待的语气、渴求的表情，几乎让她心神悸动。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她不懂。

“因为我要。”他眼中有种魔幻的神采，握住她的小手探进他的领口，让她轻轻抚过他的肩膀。雨蓉羞红了脸，这早已不是他们第一次肌肤相触了，但却仍让她感到无比的紧张。

他解开了自己衬衫的扣子，让她的手继续摸索他的胸膛；雨蓉忍不住开始颤抖，感觉到他的肌肤又烫又热，心跳也快得惊人。

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催促她的小手解开他的皮带，拉下裤头的拉链，这一切的动作对她而言都是陌生而煽情的，让她简直慌得不知该如何继续。

“够了！”他握住她的手，声音里有着难耐欲望的沙哑。他虽然这么说，却不让她的小手离开他身上，反倒低头吻住她微启的樱唇，双手也开始没有止尽的探索。

“喜欢我碰你吗？”他咬着她的耳朵问。当他的手指如此亲昵地探触着她时，教她如何回答得出来？只有以脸红说明一切。

“你只能让我一个人碰，你只能喜欢我碰你的方法，你这身子也只能为我颤抖！”他一面揉捏着她的性感带，一面这样低声宣告着。最后，他让她正对着他坐下，拉开她的双腿，直接进入了她；这种新奇的姿势令她感到羞窘，因为在每一次冲刺时，她都会看到他炙人的眼神，仿佛正观察着她的每一丝反应。

她为难地低下头，紧咬住下唇。

“不准逃避我！”他抬起她的脸，望进她的双眼，“喊我的名字！”“我不要……”她试着想躲开他一些。然而他却更加拥紧了她，两人赤裸的上身紧贴着彼此，她可以感受到他烫人的体温和汗珠，像是一座熊熊的火山般包围着她。

“快，我要听！”他继续强迫她。

望着他狂乱的表情，她明白他是非达到目的不可，但她仍坚持着最后的倔强，摇摇头拒绝。

他低头咬了她的耳垂一下，让她不禁惊呼出声，接着，他环住她的腰肢，开始剧烈地上下律动，其猛烈、快速的进出，让她更是无法不发出呻吟。

“快喊我的名字……”“你……不要这样……我受不了……”“我只是要听你这小嘴喊出我的名字而已！我要你知道……现在抱着你的男人是谁，我不准你想别人……”即使只有一点点也不准……”他的语气蛮横至极，不容许丝毫违抗的存在。

“你……明知道……我没有过别人……”她这二十六年来，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男人啊！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“除了你的身体，我还要你的心……我什么都要，我要你的全部……”“为什么？”她睁大迷离的眼睛，从没想过他会要得这么多。

他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以身体做更激烈的回应，她受到这过度的刺激，喉中忍不住逸出求饶的呻吟，“拜托……别这样……我不要了……”“快点！快喊我的名字？他不住催促着。

“你……好过份……维麟……求你……我不行了……”她在他耳边轻声呢喃着，却不敢直视他，把脸埋进他的肩膀。

“你终于喊了我的名字……雨蓉……你是我的！永远都是我的！”他也在她耳边细语，两人在最后的爆发中，一起攀上了高峰。

在这忘我的激情里，雨蓉恍惚中悟到，她失去的不只是身体的控制权，连她那无助的心也跟着沦陷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毕维麟和雨蓉过起了同居的生活。雨蓉依然在教育部工作，回家时也依然会买晚餐的材料，不过，现在她总是买两人份的。

毕维麟工作的时间极长，几乎总是超过十二个小时，当他下班回来时，偶尔会赶上吃晚饭的时间，便安静地和她共用晚餐。偶尔他却要过了十点才回来，但冰箱里会有食物等着他，微波过后即可食用。他们对这一点都没说过什么，像是有默契一样，不要说出口，不要点破。

夜里，毕维麟在黑暗中抱着她，所有的热情到这时才会显露出来；早晨，有时他会先离开床上，到公司工作，有时他却害得她上班迟到，只因为他突来的兴奋。这样的生活没有太多纷争，像是流水一样缓缓流过。

直到又是星期五的来到，雨蓉买了食物和晚报回来，开始做起今天的晚餐。

七点，毕维麟还没有回来，雨蓉独自一人吃过了餐，将剩下的那一份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。随后她和小猫走进书房，一面听音乐，一面看书。十点，他还是没回来，雨蓉随手拿起晚报，翻开了其中一页。

然后，她看见了，她看见一行社她全身发颤的消息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而已，却让她感到无比的震撼。

两大家族联姻，毕维麟与戴筱莉今晚订婚……报纸缓缓滑落在地上，雨蓉只看了那行标题，就明白了他今晚迟归的原因。

她对这件事并不感到惊讶，但她不能相信的却是，她竟然会有心痛的感觉！

这怎么可能？他是一个以无耻手段威胁、控制她多年的男人，他和别人的结合怎么可能会影响她的心情？但是，此刻胸口的沉闷、心头的酸楚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在这一刻，雨蓉真正感受到了无助和脆弱，以往即使是

在毕维麟的胁迫下生活，她也未曾如此难受过，只因为现在她终于明白了，她竟爱上一个不会有爱的男人……或许在当年相见的第一眼，她就对他有感觉了，尽管一开始那是厌恶和不屑，但她又曾对谁有过那样深的反应呢？没有，她没有恨过谁，她只恨过毕维麟，相对地，她却也只爱过毕维麟……午夜十三点整，毕维麟的脚步踏进屋子里。雨蓉倦缩在床上，意识十分清醒，因为她根本就睡不着。他慢慢走近了卧室，沿路似乎撞倒了一些东西，等他坐到了床边，她便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酒味。看来他喝醉了，也难怪，今天举行的是他的人生大事嘛！雨蓉苦涩地想。

“你睡了？”他摸摸她的肩膀。

她没有回应，今晚她无法面对他，更说不出任何恭喜的话。

他见她不出声，肩膀摇晃了一下，整个人压到了她身上。

“走开！你这酒鬼！”他身上都是烈酒的味，闻起来有种魅惑人心的感觉，但是她拒绝被他所引诱，尤其这还是他的订婚之夜！”你还没睡？在等我？”他听，清醒的声音，低低的笑了起来。

“我才没有！”她立刻否认。

难得他会这样笑出声音来，是因为和戴小姐订婚，让他太高兴了吗？毕竟这样一来，他这个继承者的地位也更稳固了！雨蓉想着，不禁感到一阵难过。

“你不等我要等谁？你只能等着我一个人，听到了没？”他握住她的双手，不让她再继续挣扎。

“放开我！”雨蓉真的无心和他缠绵。

他当然不听，嘴唇沿着她的颈子亲吻而下，深深吸取她的芬芳，“你好香啊……为什么你总是这么香……”“不要。”她的话融化在他的热吻中，这个吻带着浓浓的酒味，强烈而直接，让她多晕目眩起来。他一把撕裂了她的睡衣，让她的双峰裸露在空气中，大手抚上她的娇躯，开始漫无止境的甜蜜折磨。

“你喝醉了！”她不要他把她当成另一个女人！

“我是醉了，但不是喝酒醉了，而是因为你身上的香……”他着迷地吻遍她的肌肤。

两人的身体仿佛有自己的意愿，尽管一个酒醉，一个抗拒，却还是忍不住贴近彼此，只因那段欲望的浪潮太汹涌，他们只能攀附着对方，不断在其中陷落。

“我要，我就就是只要你……”他一边进入她的体内，一边在她耳边低喃着。

雨蓉的身体早已背叛了她，在他的侵略强占之中，一次又一次地降服。

激情过后，雨蓉努力的转过身去，对自己的反应又是无奈又是气愤。

毕维麟仍不放过她，双手从背后拥住了她，把脸埋在她的长发里，才愿意睡觉。

“别碰我，别拿你这双脏手碰我！”雨蓉终于忍不住抗议。

他楞了半秒，怒气扬起，“脏？为什么说我脏？我哪里不够资格碰你？”“你……你要女人就去找你的未婚妻……我不要你碰过她以后又来碰我！”“未婚妻？”他的语气有些迷惑，回想了一下，“哦！那个女人……”“你已经订婚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”雨蓉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，今晚所受的委屈、辛酸，都在这时流泄出来。

“我……你……”他听出她低泣的声音，静了一下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

雨蓉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眼泪就是这样停不了，以往她都不轻易掉泪的，为什么最近却第二次在他面前哭？“你……你哭什么？”他的声音里有些慌乱。

“不关你的事！我……我想哭就哭！”她把脸埋进他的肩头，不住的抽噎着。

他好像懂了一些什么，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膀，将她轻轻拥进怀中，像是在哄慰吃醋的小情人一般，“如果你是为了她而哭，那你就太傻了……唉！你怎么还是哭个不停呢？傻瓜，你别哭了……我连她的手都没碰过……”“你骗我……”她才不相信呢！

“事实上，这九年来，我根本没碰过别人，一直都只有你……”说出这句话时，他的语气似乎也有点羞涩。

雨蓉诧异地停下哭泣，“怎么可能？”他在哄她吗？但他又何必哄她？她不过是个情妇罢了！

他自嘲地一笑，“我也常这样自问，或许……我是一个被习惯操纵的男人，我不习惯去抱别的女人，包括那个什么未婚妻的，我就是只要你……”雨蓉不知该如何反应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为了什么原因？这又代表了什么？

“所以你别哭了……你只要一哭……我就会不知如何是好。”他叹息了一声，以双唇吻去她的泪水。这会是个恶魔般的男人所说的话吗？雨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这次真的醉了……”一定是这样的，否则，他怎么会一反往常，说出这种活来了他又笑了，有些醉意朦胧，“我是醉了……但我很清楚……我不要别的女人……”我要回家来抱着你，我才睡得着……”他说这话时就像个小男孩似的。雨蓉无法言语，她实在不能接受这情景。

他吻着她如云般的秀发，缓缓闭上了眼睛，“我娶那个女人……只不过是公司……但是我知道，我要的只有你……”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雨蓉傻傻的不知该怎么问。

毕维麟没有了回音，因为他已在昏沉之中睡着了，酒精的效力使得他睡得格外熟，丝毫不知道在他怀中的人儿是受了多大的冲击……

第九章

晨光中，雨蓉很早就醒了过来，却没有先下床，反而望着身边的男人出神。这辈子，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也将是最后一个男人。在一夜的反覆思索以后，她终于明白了，她早已爱上了他，只是在彼此敌对的情况之下，她从未面对过真正的自我。

她伸出手摸过他的面容，看着这张应该是早已熟悉的脸，不知为什么，竟有些感伤。

为了公司，为了继承人的地位，他一定会娶他该娶的人，看他平常总是那么卖力工作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公事上，她能了解公司对他的重要性，那不只是财富和权力，更是证明他“不只是私生子”的最佳象征。但是……在她明白自己的心意以后，她却更不能接受这样的未来。

尽管作为他的情妇，他是绝对不会亏待她，也会让她的孩子有个名分，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成为别人的丈夫，她宁可远远的离开，让这段不该有的感情作一个结束。因此，现在她摸着他的脸，才会有如此依依不舍的留恋。

虽然如此，她却不得不告诉自己，陷落得愈深，只会让自己以后愈难离开，或许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，但就在两人愈行愈远之前，好好珍惜相聚的时刻吧！多么奇妙，对于一个威胁她的男人，她却会有想要珍惜的心情。

毕维麟睁开模糊的双眼，握住她放在他脸上的手，“早。”“早。”即使是这样简短的对话，也能让她感动得想哭。

“你又哭了？”他立即发现她眼角的泪水。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她眨了眨眼睛，拼命把泪水眨回去。

他以手指抹去她的泪，“我从不知道你这么爱哭。”雨蓉有点脸红，“人家说没有就没有嘛！”她那娇羞柔弱的神情，让他一时看傻了眼，眼底浮现一抹迷惑，“你……很少这么可爱的样子。”他这话让她更不知所措了，挣扎着要脱离他的拥抱，“哼！反正……我就是一点都不可爱！”他笑了，声音很低、很轻，但确实是在笑，那笑声让她诧异地停下挣扎。

“你是很不可爱没错，但就是这样才可爱。”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她不满地噘起嘴唇。

他低头吻了她的面颊一下，“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我想你是知道的。”雨蓉无法跟他这样交谈，只得推推他的肩膀，“放开我，你身上都是酒味！”“你身上也有我的味道……”他开始舔弄她的耳垂。

“还不都是你害的！”“既然如此，就让我好好为你清洗吧！”他抱起了她，大步走进浴室。

雨蓉没有拒绝，这倒是让他有些惊讶，而且她甚至主动帮他洗头、擦背，让宿醉的他感到舒适极了。

“我做了什么好事让你这样对我？”他抓住她的手问。

“不告诉你！”她拿起小水盆，将清水直接倒往他头上。

两人开始玩水，笑声一连串响起，最后，在明亮的阳光底下，他们沐浴在温暖的水中，依偎在彼此的怀里。雨蓉告诉自己，她会永远记得这美丽的一刻。

这个周末，毕维麟根本无法处理任何一件公事，因为雨蓉不断地“骚扰”他。

“吃饭了！”中午，她拿着菜刀站在书房门口，他只好乖乖去吃饭。

“帮我洗猫！”午饭过后，她又抓着小猫过来，要他一起参加清洁运动。

终于没事可做时，她就坐到他腿上，不让他看桌上的公文。

“你……这是做什么？”毕维麟诧异地看着坐在他腿上的人儿，像是从未发现她也有这样调皮的一面。

“我好无聊，你……你说故事给我听。”她大着胆子要求。

他瞪着她好一会儿，终于爆出笑声，“你要听故事？”她的脸早就红了起来，鼓起仅剩的勇气，“对啊！不行吗？”“或许我可以找一些故事书给你看。”他像在对待一个小孩一样。

“不要，我要听你说！”她故意耍赖，小脸贴着他的肩膀，呼吸就在他颈旁。

他的喉头震动了一下，考虑片刻才回答说：“好吧！我说个故事给你听。”雨蓉把手贴在他胸前，静静地开始聆听，才听第一句，她就知道了，他

是在说自己的故事。

“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五岁时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将他接到另一个家，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子。父亲的家里有另一个母亲，还有三个姐姐，他原本以为这是上天给他的另一个家庭，但是他错了，这是一个陌生而冷漠的地方。除了参加比赛得奖或考试第一名以外，他没有什么可以和父亲交谈的，因此，他只能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学业的表现上，成为一个人人称羡的优等生。但是，父亲每次总轻轻点一个头，就将他的成绩单交回给他，而母亲和姐姐们给他的，只有排挤、讽刺和暗斗。于是，在他心中，很早就下定了决心，他要成为这个家的继承人，这个家的主人，让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。”“那……他是怎么达成目标的呢？”雨蓉轻声地问。

“他以第一名从研究所毕业，在父亲的公司从职员做起，三年内连升课长、经理、总经理，上个月又变成了副董事长，只要他和一位财阀的小姐结婚，等他父亲退休以后，董事长的位子就势必会落在他手中了。”“他……一定很快乐？”“是的，他有一种复仇的快感，因为掌握了这权力之后，再也没有人会看不起他，也没有人敢说他是私生子了。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私生子的他也能有一番作为，而且是远远超过其他人的，为了这一天，他已奋斗了二十年以上，这是他该得到的。”“高处不胜寒，他不会有些寂寞吗？”毕维麟沉默了几分钟，“或许吧！他一直都是很寂寞的。但是，在二十二岁那年，他遇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，她是第一个让他想要占有的人，他用很残忍的方法拥有了她，只有在每个星期五和她见面，因为他不愿让自己沉沦在爱情里，爱情是他最不需要的东西，他的心必须完全放在事业上，他连爱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。”“是吗？”雨蓉的声音有些飘渺。

“他知道自己不适合爱人，但这一生他想要的就只有她，所以，他必须将她留在身边，让她生他的孩子，让她作他的情妇，这是一个很自私的决定，但他别无选择。”雨蓉听到这里，眼泪已经滑落，悄悄沾湿了他的衬衫。

他抬起她的下巴，说：“你怎么哭了？”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她不肯望向他，眼泪滴落在他的肩上。

“你恨我吗？”他拥紧了她。

她摇了摇头，“我应该要恨你的……”他的声音变得苦涩，“我知道，你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恨我。”她抬起头，闭上眼睛，主动献上了樱唇，吻了吻他那紧抿的双唇。毕维麟僵硬了片刻，在她温柔的亲吻中，终于慢慢地融化，开始有了回应。双臂收紧抱住她的身躯，让她贴近他的胸膛。在这个吻中，雨蓉同时尝到了甜蜜与苦涩，甜的是她发觉了自己的真爱，苦的却是她明白这不会有结果。

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快到了。毕维麟和雨蓉同居也两个多月了，毕维麟的防备似乎松懈了一些，不再派守卫驻守在门口。但是，在上班的时间内，雨蓉明白还是有人监视着她，每次她一出办公室大楼，就看得见两个人影，因此，她知道自己必须再降低他的警戒心。

“今晚你会回来吗？”早晨起床时，她这么问他。

“当然。”他露出浅浅的微笑，最近他愈来愈常笑了。

她的手留恋地滑过他的眉头；“几点？”“不一定，为什么这么问？”她的手已经滑到他的颈项，“人家想要你早一点回来。”她的撒娇神情让他有些诧异，“可以告诉我原因吗？她的脸颊一红，“今天是情人节啊！”她这一生还是头一次说这种话呢！

“情人节？”他脑中似乎没有这种无用的词汇，因此，他思索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，“所以呢？”老天，她真是遇上了一个大木头！雨蓉开始头疼了。

“所以，你要早一点回来嘛！”他还是不太能理解的样子，“早点回来做什么？”雨蓉简直想大叫了，不禁提高音量说：“你别问了！反正你只要早点回来就对了！”话一说完，她立刻闭上了嘴，因为她发现她竟然以命令的语气对他说话！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？毕维麟楞了一下，却没有想到要生气，反而低头在她脸上亲吻，“好，我不问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”他那沙哑的声音让她呆住了，没想到他居然会说出这种话？这难道是情人节的魔力吗？或许一个不知情人节为何的情人，也可以是很完美的情人，她真的相信。两人拥抱着彼此，沉浸在这难得的温暖时刻。

“今天我不去上班了。”她突然又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“我要准备一些东西，你回来以后就知道了。”事实上，前几天她已经提出请长假的申请了。

他接受了这理由，没有怀疑，此刻，他相信她是不会离开他的。

“你该起床了，很晚了。”雨蓉看看时钟都已经七点半了，而毕维麟通常都是这个时候出门的。

“都听你的。”他的心情显然不错，乖乖下床走进浴室梳洗。

等他开始着装时，雨蓉走到他面前，替他扣上袖扣，打好领带，这举动让他又是安静地凝视着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“我想帮你弄嘛！”她故意做出没什么的表情。他将身穿白纱睡衣的她拥进了怀里，“你今天怪怪的。”“哪有？对你好一点也不可以吗？”她还哼了一声。他没有直接回答，低头又深深吻了她，对她这样的温柔感到留恋不舍，直到她轻轻将他推开，“要迟到了。”“不想去了。”这是他第一次有拒绝上班的想法。

“傻瓜，别说傻话。”她对自己暗骂，不知谁才是最傻的傻瓜。

他拿起公事包，“我走了。”“再见，早点回来。”她说话的口吻就像个真正的妻子。

在门口送走了毕维麟以后，雨蓉眨了眨眼睛，忍着不要掉下泪来。就让今天成为一个完美的情人节吧！这将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……晚上七点整，毕维麟打开了屋门。屋里原本是暗着的，但是他一打开门时，就连续有三支蜡烛燃起，那是来自餐桌上的，旁边站着的人自然是雨蓉。她穿着一身黑色贴身礼服，露出曲线优美的肩膀和背部，颈子上带着色泽圆润的珍珠，而她画了淡妆的脸上绽开最甜的笑容，轻声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“我回来了。”他有点傻傻地回答，似乎不太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

他一步一步走近，看见桌上摆了鲜花、美食、香槟，“你在等我吗？”“我等的当然是你。”一直是你。

两人坐了下来，雨蓉倒了两杯气泡式香槟，“情人节快乐。”他们举起盛着琥珀色液体的玻璃杯，以杯缘轻轻敲击了一下，然后毕维麟一饮而尽，但雨蓉却只浅浅地喝了一口。在温暖的烛光陪伴下，两人静静的用了这顿晚餐，优美的音乐环绕着他们，那正是韦瓦第著名的作品《恋人协奏曲》。

“还有点心，你等一下。”雨蓉站起身，到厨房端出一个巧克力蛋糕。

“你做的？”他的脸上有淡淡的惊喜。

“嗯！情人节怎么能少了巧克力呢？”她切了两块蛋糕。

毕维麟尝了一口，“好吃。”她笑了笑，伸出手抚过他的唇角，“这里沾到了。”他看起来就像个小男孩，她忍不住低下头，以舌尖舔起那点巧克力，立刻感觉到他全身颤抖了一下。

“你……”他喉咙里有种压抑不住的情愫。

“好甜。”她故意暧昧地说。

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他从未看过她如此妖媚的一面。

她低头露出领口里白嫩的肌肤，让他对其中的春光一览无遗，“你还不懂吗？人家……是在挑逗你啊！”完了！毕维麟的理智完全崩溃了！他的呼吸停了一秒，随即变得急促，一把将她推倒在地毯上，封住了她那红艳的嘴唇，两人开始唇和唇的纠缠、追逐。

雨蓉完全将自己献给他，以喘息、轻吟和迎接，诉说着她的回应和感受。

“你……从来没有这么热情过……”这让他又惊又喜。

“维麟，今天是情人节……你一定要记得这一天……”她的手抚上他健壮的胸膛，感觉到他的心跳有如擂鼓，这是……因为她而加快的心跳啊……

“我真希望天天都是情人节！”他低头又吻了她。两人等不及走到卧室，就在地毯上剥除了对方的衣物，当雨蓉的身体变得赤裸，他用自己的外衣垫在下面，将她放在外衣上，凝望她诱人的娇躯。

“你好美……”他叹息道。

雨蓉有些害羞，但却不对自己加以掩饰。她要他记得此刻的她。而她，也想要记住他，她的小手抚过他的肩膀，沿着他的线条慢慢滑下，想要感受他的每一处。

“别这样。”他的声音从紧闭的双唇中挤出来。

“怎样？”她却像有意要挑战他的自制力，更亲昵地感受着他。

她的大胆妄为让他倒吸了一口气，终于，他翻身压住了她，“这是你自找的？”“你想处罚我吗？”她迎视着他欲望显露的双眼。

“没错！”他低头一路吻下她的肌肤，双手的按揉惹得她娇喘连连，最后才在彼此都承受不住时，让两人的热情结合在一起。

“老天！你总是让我疯狂！”他发觉自己永远也要不够她。

他脸上有压抑，也有享受的表情，雨蓉一秒也不愿错过地望着他，她想要记得所有的他，让她一闭上眼就能想起他。

“维麟……维麟……”这一次，她自然地呼唤出他的名字。

“你在喊我的名字吗？你……你想要我吗？”他简直受宠若惊。

她伸出舌尖，调皮地舔弄他的耳朵，“人家想要……想要很多很多……”她的娇，她的美、她的甜，无一不让他血液沸腾，“我会给你的！而且会多到让你受不了！”受到她如此的鼓舞，随着他速度的加快，两人的激情指数也逐渐攀升，终于在忘我的呼喊声中达到高潮。

情人节过后的早晨，毕维麟醒来时，外头下起了小雨，窗户上罩着蒙蒙白雾。他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，回味着昨晚的火辣场面，但他一转头，却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一个人。

九年来，这是第一次雨蓉先离开这张床，以往总是他先走一步的。

“雨蓉？”他皱起了眉头。

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是娟秀却又颤抖的笔迹。

维麟，我走了。我不可能继续作你的情妇，我们的孩子也不可能叫别人妈妈，为了这些不可能，我不得不离开你。希望你找到你所想要的，我祝福你。替我照顾小猫好吗？或许在你寂寞的时候，它能给你一些安慰。

毕维麟瞪大了眼睛，手指开始颤抖，直到那纸条滑落在地上。”雨蓉！
。他终于放声大喊，但是，在这宽广的屋子里，却再也不会会有那温柔的回音了……

第十章

一年以后，又即将是情人节了。

在周休二日的前一天，也就是周五的午后时分，杨梅镇的一条小巷前，停下了一辆计程车，一个苗条的女子下了车，手上抱着一个仍在襁褓中的婴儿。这是一个很平凡的画面，不会引起路人丝毫奇异的眼光。

这女子走到一处红色大门前，按了门铃，来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人。

“妈。”“雨蓉、你来了。”潘丽影露出笑容说。

“很久没来看看妈了，所以带念维来坐坐。”“进来吧！”潘丽影领着女儿和孙子走进室内，桌上早已准备好丰盛的餐点。

雨蓉抱着儿子坐下，但潘丽影却将念维接了过去，“你吃点东西吧！我来照顾念维就好；看你愈来愈瘦了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”雨蓉只是微笑，拿起筷子，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家常菜。

“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潘丽影问。

“还好，虽然才工作一个月，但我觉得这工作很适合我。这是针对学习障碍者所做的研究，基金会里的人对我也很好，今天我说要请半天假，主任立刻就答应了。”“在生下念维第三个月后，雨蓉便在一个教育基金会找到了研究员的工作，这对她而言可说是如鱼得水。

“那里有没有适合你的对象？”“妈！”雨蓉差点呛到。

潘丽影做出理所当然的表情，“你总不会一辈子都不嫁人吧？”“我现在只想好好将念维带大，我没有想到什么结婚的事情。”“你去年突然告诉我说你怀孕了，任我怎么逼问你，你都不肯说出念维的爸爸是谁，那也就算了，但是，现在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好好找个对象组织家庭！”雨蓉叹了口气，她又何尝不想呢？“等念维大一点再说吧！”她只好找个借口。

“你该不会是还忘不了那个男人吧？”“当然不是！”雨蓉回答得太快，却反倒有点欲盖弥彰。

母女俩其实也都意会到这一点，但不屑说破，沉默了片刻，雨蓉才又开口问：“丁叔叔的身体还好吗？”雨蓉口中的丁叔叔其实就是她的继父，也就是潘丽影的第三任丈夫。自从雨蓉的父亲过世以后，潘丽影在这十年里的感情生活，可说是风浪都经过了，最后遇见了在镇公所的丁伟丰，才算是真正安定了下来。这一年来，丁伟丰都尽心的持家，而潘丽影也很细心的照料他带来的两个小孩，所以，一家人过得还算和乐安详。

只是，雨蓉却还不愿意喊丁伟丰一声爸爸，因为在她心中，她的爸爸只有一个。

丁伟丰和潘丽影都了解她的心情，因此，都不曾刻意勉强什么。

“他今年六月就要退休了，到时就可以好好调养身体了。”潘丽影说。

“噢。”那么她也可以放心了，妈妈应该会幸福的。

这时，念维突然哭了起来，潘丽影连忙哄慰，母女两人谈起念维的种种，气氛这时才慢慢热络了起来。五点整，赵雨蓉抱起念维准备离开，她并不想看到丁伟丰，或许是还不能习惯，又或许是害怕见到别人家庭团聚的感觉。

“这是坪林的茶叶，就给了叔叔泡来喝吧！”“好，我会告诉他的。”“那我先走了，我会再跟你联络。”“我知道。”潘丽影送女儿走到门口，还是不忘叮咛道：“有机会就要把握啊！”雨蓉只是苦笑。

道过再见以后，雨蓉抱着念维走出了家，抬起头发现下起了小雨。雨丝将小巷衬得朦胧而迷离，仿佛一层半透明的网，将大地万物都笼盖住了。她抬起手想招一辆计程车，但是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却在她面前停下，车窗很快地滑下，却是一个最不可能出现的人出现了！

“上车！”听着那熟悉而陌生的声音，让雨蓉恍惚中以为是时空倒转了。这是小雨之中的幻觉吗？还是她过度的思念所造成的？“不……不可能……”雨蓉对自己摇了摇头，但是眼前的景象并未因此而消失。

车子里，毕维麟锐利的眼睛瞪视着她，小雨一滴一滴落在她脸上，带来冰冷而清醒的感觉，是的，这一切并不是梦。他走下车，撑着一把黑伞，慢慢踱步到她面前，每一步对她来说都是无比震撼。终于，他们两人在伞下相逢了，而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跟我走。”他看起来一点也没变，只是脸色有些憔悴，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一觉的样子，眼中都布满了红色的血丝。雨蓉看着这个和自己纠缠了十年的男人，她的声音像是被巫婆夺走了一样，只能无助地摇摇头。

“你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按铃找你母亲出来，告诉她我就是孩子的父亲！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她抱着念维退了一步。

“我相信你没胆子替别的男人生孩子，你这辈子唯一的男人就是我！”他说得理直气壮，她却有些不满起来，“你少自以为是！”

“跟我走，还是要我按铃？让你母亲出来和我见个面。”他走到门前，手指碰触门铃，还是那一副习惯威胁别人的口吻。

原来，他一切都知道！他是预谋已久，有备而来的！雨蓉然领悟到这一点，她永远都斗不过毕维麟。雨蓉明白，若是让母亲看见他，一定会硬逼着他们结婚，好给念维一个名分，而那正是她最不想看到的情况。因为，毕维麟不会想娶她的，一年前她就知道了。

“我……我跟你走。”她只考虑了几秒钟就投降了。他替她开了车门，当他看见念维的时候，浓密的眉头皱紧了一下。

雨蓉见状不禁想着，他是否很不希望有这个孩子？毕竟，这对他的事业和家族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她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，抱着念维坐进车里。

毕维麟也坐上车子，方向盘一转，很快的开往交流道的方向，这是要回台北的路。

一路上，两人都安静无声，仿佛有一条无形的铁链把彼此缠住，感觉像要窒息一般的难受。

念维睡着了，无邪的小脸上，什么都不知情。到了台北，毕维麟将车子开往天母，雨蓉看都不必看，就知道这是要往哪个方向，是的，睽违一年，她又将回到那个家了。

车子开到地下室，他们仍旧沉默，搭了电梯到达十三楼，一切一切，都跟以前一样，只不过时间已经偷偷溜过了三百多天。

进了家门，“喵喵！”小猫立刻兴奋地迎上来，绕着毕维麟的脚边跑。雨蓉睁大了眼睛，没想到毕维麟还留着这只猫，而且和它建立了相当好的感情。

小猫好奇地观察雨蓉，左右嗅闻了好一会儿。才像是认出了主人一样，也开始喵喵叫。这种熟悉的感觉真好，雨蓉有些感动起来。放眼四周，这客厅似乎跟她离开时一样，还是放着她喜欢的花瓶。挂面和摆饰，这一年来，毕维麟显然从未想改变它们。

雨蓉正感到迷惑，毕维麟环住了她的肩膀，带她走到一间房间，那正是当时她自己布置的小书房，房门一开，里面居然什么都没变，她的书本，电脑，摆设，都和以前一样，而且维持在很整洁的状态。雨蓉看着他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。

他又带着她走到主卧房，桌上仍有她的女性用品，左边的衣柜里也都是她的衣服，就像她从未离开过一样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抬起头，看进他深邃的双眸。

“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”他面无表情，语气却冷得吓人。

她抱紧了念维，觉得有股寒意上升，“我走……对你和我都好……”对你或许是如此，但你可知道我是怎么度过这一年的？当我一醒过来，发现你不在身边，只留下一张该死的纸条，你以为我会有什么反应？“我想……你应该是轻松多了吧！”她心酸地说。

“你这要命的女人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你可知道我十年来一直只有你一人，你走了我还能碰谁？我根本谁都不能习惯！”习惯……习惯……她对他的意义只是如此而已吗？她咬紧了下唇，不想再多说什么。

两人僵持之际，念维在这时大哭了起来。雨蓉在床边坐下，低头哄慰，“别哭，别哭，妈在这里。”念维却还是大哭不已，这时已经是他吃晚餐的时间了，雨蓉原本很自然地要解开衣服，让念维喝她的母乳，但又意识到毕维麟在现场，让她不禁为难起来。

“请你……回避一下好吗？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请求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不是很高兴地回答，对于孩子打断他和雨蓉的话，他反而觉得这孩子可能是故意的。

“我要……喂他喝奶。”看着她脸颊上的红晕，他才意会过来她要喂的是母乳，于是，他绽开邪气的微笑，“他是我儿子，你的身体我也早就看过了，请问我为什么不能在场？”“你……”她实在说不出害羞的原因。

念维哭得更厉害了，雨蓉为了安抚他，只好咬了咬下唇，将自己胸前的扣子打开，不料她的手却颤抖得厉害，几乎无法解开任何一颗。

毕维麟见状，主动伸出手帮忙，故意慢条斯理的解开扣子，害她脸上的羞红更加深了。解开了她的扣子，他还熟练地拨开她前扣的胸罩，露出了她白皙的乳房，这情景让他看得血脉贲张。

“谢谢。”“我的荣幸。”他说得口干舌燥。

好不容易，她终于让念维含住她的乳头，开始吃奶，慢慢吃完了以后，

念维还打了个满足的饱隔。在这过程中，毕维麟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她，他发觉她更美了，美得有些圣洁、有些光辉，却让他更难以抗拒这诱惑。

雨蓉将念维放在床上，让他躺在枕头上，调整到他最舒适的位子，念维便笑了一笑，又沉沉睡去了。

“小孩子不是吃就是睡吗？”他发现他儿子好像只会做这两件事。

“他还小。”她替念维盖上被子，想要整理好自己的衣服。

“不用了！”他握住她的双手制止道。

“呃？她一时还不懂他的用意。

“你欠我的实在太多了，这一年来害我过着禁欲的生活，看你要怎么还我！”他眯起眼睛，伸手开始脱下自己的外衣。刚才的那一幕，将他积压已久的欲望完全挑逗起来了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我们的孩子在这儿呢！”雨蓉不可思议地瞪着他。

别大呼小叫的，他睡得很熟，你想吵醒他吗？”他一步一步走近她，她退后了好几步，背部抵到了墙壁，“别过来，我不要在孩子面前做这种事？”“我倒是不太介意，但如果你坚持的话，换个地方也好。”他走上前去，一把横抱起她，走出了卧房，来到隔壁的书房。雨蓉一时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被放到了宽大的书桌上。他站离了一步，以最快的速度除去上身的衣物，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冷笑。

“不要，我不要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了。”怕他，也怕自己……“这恐怕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你只能有我，永远都只能有我！”他霸气地宣示，一边扯开了她身上的衣服。

“不？放开我！”雨蓉的挣扎只是换来他更有力的拥抱，两人在推拉之中，将桌上的东西都推落到地上，发出一阵阵撞击的声响。

“你想吵醒孩子吗？他可是会吓哭的喔！”他在她耳边威胁道。

雨蓉停下了动作；全身僵硬。

“这才乖。”他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一件又一件脱下她身上的束缚。

在台灯的晕黄米线中，她赤裸的身体逐一显露出来，让他发出赞美的叹息，“你竟然让我等了那么久，一直苦苦的忍耐着，只为了再见到你这样……”雨蓉羞涩地低下头，不敢迎视他热切的眼光。他俯下头，从她的额头开始吻起，纷纷落下的细吻让她开始颤抖，每一处都像是小小的火苗，眼看就要燃起熊熊火焰。

她的手情不自禁的握紧他的肩膀，不晓得该对这反应如何是好。

“你好像更敏感了……”他故意挑逗地说，双手抚过每一个柔滑的曲线。

雨蓉的脸早已羞红，事隔一年，她还是无法掩饰对他的感觉，只能在口头上伪装道：“我才没有！”他含住她的乳尖，反覆舔弄，“这里，除了我，还有儿子，谁也不能碰，知道吗？”“你管不了我……”她倒吸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修长的手指更往下移了。

“我当然要管你，这身子十年来都是我的，以后也一样，只有我可以这样拥有！”“我恨你……我恨你……”她恨他，但更恨自己。

“恨我是吗？我无所谓，我只要你……永远、永远都是我的……”他将她的身子推倒在桌上，两人的贴近让她立即感受到他的亢奋。他的胸膛压着她的乳房摩擦，坚硬与柔软的碰触，是一种奇特而煽情的刺激，两人的心跳都随之加快了。

而他接下来刻意施展的魔法，更是让两人都不禁低吟出声，每一处肌

肤都为之发热、发烫。终于，他举高她的双腿，开始刺探地进入。一年未经云雨的她，立刻感觉到紧绷和不适，“别这样，好疼……”“你再怎么求情，我都不会饶你的，是你背叛了我！”“停一下，拜托你……”她的小手推着他的肩膀，却丝毫无法撼动他。

“我就是要处罚你，这是你应受的！”他嘴里说着冷酷的话，腰间的动作却放轻了下来，等到她慢慢能适应，才一次又一次缓缓深入。

他低头吻着她皱起的秀眉，“你觉得怎么样？还疼吗？”这问话还是泄漏了他的关怀之意。

她的脸红了起来，不想说谎话，也不想说实话，只好闭上眼睛，不愿看着自己在他的魅力下融化。毕维麟抽了开来，将她翻过身子，让她趴在桌子上，从她背后进入，双手还从后面捧住她的双乳，嘴唇凑在她耳边低声说道：“说你要我……快说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……你也燃烧起来了，不是吗？”“不，我没有……”她的声音破碎了，因为他更加有力的冲击。

“说谎！”他咬了咬她白嫩的耳垂，“我要你承认，你是要我的！”“我不说……我绝对不说……”她倔强地否认。

他的怒气化为更强的欲火，几近疯狂地要着她，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这样？我要你，我要你也要我！”雨蓉再也无法言语，只能发出模糊的呻吟，脑中已经一片空白。

他在椅子上坐下，将她转过身来，直接面对他的亢奋，捧住她的臀部，让他男性的象征进入，上下剧烈地震动。

“维麟，求你……”“求我什么？”他额头上的汗水，滴落在她胸前。

她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她只是无法承受这甜蜜的折磨，又想要继续下去，又想要让它停止，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她发出小猫般呜咽的声音，“我受不了……”“告诉我……你是要我的……”抛低头舔去她胸前的湿润。

“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你……”“雨蓉……你这倔强的……教人挂心的……我非要好好惩罚你不可。”在他的带领之下，她终于和他攀上了高峰……等到两人慢慢从激情中平静下来，他仍然将她搂在怀里，可以倾听到彼此的心跳。雨蓉把脸贴着他汗湿的胸前，只觉得好温暖，好像回到了家。

“怎么了？累成这样？”他摸着她的脸问。

“你真是疯了……”刚才那要命的欢爱，让她全身都虚脱了。

“谁教你胆敢这样对我？不准再离开我了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！”他双臂收紧，说明着他怒火未消。

雨蓉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无法回应这句话，只好转个话题问：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“为了找你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心力，我找了五家侦探社，轮流在台北、杨梅监视着，直到今天下午，在你母亲家前的侦探终于有了回应，那些笨家伙看到你走进那屋子，总算还记得打电话通知我！我一听，就丢下了重要的合并会议，立刻开车去找你，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逃走了！”听到他这么说，立刻让她抬起了头，“为什么？只为了我是你习惯的女人，你就如此大费周章地找我？”“你是我的，我们之间没有结束，我早就说过了！”他强横地回答。

雨蓉灰心了，这并不是她想听到的答案。

“反正你跟戴小姐应该也结婚了，你又何必这么坚持……？”“你提那个

女人做什么？我跟她毫无关系！”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这一年来，她很少看报章杂志，就是不想看见他结婚的消息，难道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成婚吗？他说得斩钉截铁，“没什么好可是的，我不可能娶她的，我连碰都不想碰她！”

“你不是要继承你父亲的位子……”她真的不懂。

“你冷？”“我……”在他的目光之下，她只觉得脸上烧烫无比。

他抱紧了她，“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，我不会放你走的！你绝对不会再有逃走的机会，你听见了没？”“你怎么可能……爱上我呢？”她还是不敢相信。

他叹了口气，“其实，十年前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有这种预感了。但是，我不能爱上任何人，我不允许自己做这种傻事，所以，我只好用威胁的手段，才能得到你的人、更不让别人拥有你。每一次在黑暗中抱着你，我都告诉自己，这是性欲，是需要，没有别的，然而，我却因此不能再抱别的女人，所以，我又说服自己，这只是习惯，绝对只是习惯。”“这样过了九年，当你说要和我分手时，我才突然醒悟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只是我不愿承认，反而对自己说，该是断绝这坏习惯的时候了，反正我也该结婚了，干脆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，也顺便把你忘记。可是，我忍不住派人跟踪你，当我看到那一叠照片，全是你和那个男人约会的情景时，我嫉妒得简直要发狂了，在圣诞节那天，又亲眼目睹你们说笑的样子，我更是忍无可忍，于是，我下定决心要占有你，即使我不会娶你，我也不让你和别人结婚。”毕维麟停下了一会儿，望着她的眼眸，她看起来是吓着了。

“和你同居的那一段日子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我从来没有约会过，没有陪女人购物过，是你第一次让我有了家的感觉。我明白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，但是我太倔强的了，我以为自己可以娶别人，可以把你当作情妇，事实证明我错了。在你离开以后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连事业都不再那么吸引我，我要的只有你。我不再表示要继承家业以后，我的家人反而跟我热络了起来，很讽刺吧？最近我们甚至可以和平相处了，即使我父亲将位子传给了我，我的继母和姐姐们居然也没有激烈抗争，还跟我说了声恭喜，现在我达成了从小的愿望，但我却不快乐，因为我要你，我爱你，我必须找到你！”雨蓉听到这里，眼泪不知不觉中滑落脸颊。

“别哭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，我会让你慢慢爱上我的。”他心疼地吻去她的泪水。

“我……”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说了这些话，真的让你这么难过吗？”他的手在她背上轻轻抚慰，“我还是每天都要对你说，我爱你，已经爱了整整十年。”雨蓉双手抱住他的脖子，把脸埋在他的肩头，酸楚地哭了起来。她的泪、有委屈，有欣喜，有惊讶、有感动，所有的感觉错综复杂，让她都不知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。毕维麟将她拥在怀里，任她哭个够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总之，他会一直这样拥着她，即便天荒地老都不放手。

等她终于停止啜泣、抬起头想开口说些什么，他立刻就断然说道：“不管你要说什么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！”她破涕为笑，“你又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”“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有太多理由可以恨我，我做了太多伤害你的事，但我保证，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补偿你。”他郑重地承诺道。

“为什么我要相信你？”她故作为难状。

“我们立刻结婚；我可以定下契约，如果我辜负了对你的诺言，我所有

的财产都归你所有，而且还要一辈子作你的仆人？”“你说这什么话？”她只觉得好笑。

“我说的是真心话，为了让你爱上我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雨蓉感动地望着他，看出他眼中的真切情意，不禁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，“傻瓜。”他握住她的小手，“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我这个傻瓜呢？”“我能拒绝吗？”“不能！”他说得又快又急，“你只能说好。”“既然如此……那么我的答案是好。”她脸颊羞红。

“什么？”他像是吃下了一打铁钉，喉咙突然哑了。

看着他不敢置信的模样，她有些害羞起来，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“不，我听到了！”他恍然回过神来，“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你说了好！你要嫁给我，你要做我的老婆！”他把她抱得好紧，像是要折断她的背脊一样，几乎让雨蓉都不能呼吸了。

“维麟，我快窒息了……”她忍不住抗议道，他稍微放开她一些，狂乱地吻过她脸上的每一处，仿佛要把她整个吞下肚子。她被吻得晕陶陶的，无力地倒在他的胸前，只能握住他的手臂，才能有一些支撑。”我们一定要尽快结婚，我要你和孩子都变成我的人。”他兴奋极了。

她勉强找回了一点神智，开口问道：“等等，先告诉我一件事，当年你拍的那些照片呢？”她想知道那些裸照的下落，毕竟他可是用它们威胁了她好多年。

说到这一点，他脸上浮现惭愧的神色，“我早就烧了”“什么？”她瞪大了眼睛。

他咳嗽了一声才做出解释。”因为……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你那么美的模样，即使锁在保险箱里我也不能放心，所以，在第一晚威胁过你以后，我就把它们全烧掉了。”“你烧了那些照片……竟然……还骗了我那么久。”害她还傻傻地作了他九年的情妇，一点也不敢反抗，就像个可怜兮兮的小媳妇一样。

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我怕你会离开我，只好不断用那些照片威胁你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需要你了，让我有机会补偿你好吗？”世界上岂会有这么便宜的事？这可不是几句道歉就可以了结的了。

她指着 he 立刻骂了一大串，“你、你、你……把我灌醉、拍我裸照、又威胁我、欺骗我，自己当初说要娶别的女人，又不让我去嫁给别的男人，磋跎了我十年的青春，你……你这人真是可恶透顶！”他的额头流下一滴冷汗，看来他的女人是很会记恨的，如今他只能认错道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是找不对，是我卑鄙，你可以判我一切的罪，但是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！”雨蓉故意哼了一声，“这可难说了，现在你什么威胁我的把柄都没有了，看你要怎么留得住我？”十年风水轮流转，以往都是她听他的，现在可就不一样了。

果然，他露出担忧万分的神情，诚恳地发誓道：“雨蓉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好好爱你的。我会爱到让你不想离开我……”“看你的表现吧！或许我会考虑让你将功折罪……”她故意迟疑着说。

他的吻立刻有如细雨般落下，她微笑着承受着这浓情蜜意，心想，还是将自己的表白延后再说，谁教他这样“折腾”了她十年呢？那么，晚点让他知道她的心意，晚点把儿子的名字解释给他听，或许也不失为一个适当的小小惩罚吧？又是星期五的夜晚，又是即将燃烧的一夜……

(全篇完)

